



求古錄禮說卷九

臨海誠齋金鶚

孔子弟子考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凡七十七人家語亦有七十七人此見於索隱所引係古本家語今家語僅七十六人史記家語人數雖同而姓名則異家語不載公伯僚秦冉鄭單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文翁孔廟圖止七十二人而中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則增損又不一矣唐會要及禮樂志開元贈典竝與史記同惟通典於十哲外更列七十三人則增入蘧伯玉林放陳亢申枨琴牢琴

張六人也蘇子由古史著錄七十九人自謂通史記家語而兼錄之近孔昭煥闕里文獻考博採諸書增多十有四人曰牧皮仲孫何忌仲孫說孺悲公罔之裘序點孔璇惠叔蘭常季鞠語顏涿聚廉瑀魯峻子服何朱竹垞弟子考增賓牟賈左邱明諸說不一案史記鄒單字子家蓋卽家語縣亶字子象縣本作鄒卽鄒字亶與單古通家與象形相似其爲一人明矣公伯僚愬子路於季孫而列於弟子太史公必不如此之繆僚當作繆故字子周繆有周旋之義也史記正義云家語有申繆子周不知申繆一作申繆卽申堂也是則史記與家語異

者實二人也七十七人之中如冉季公祖句茲輩多不見經傳而琴牢陳亢明見於論語史記乃不載琴張牧皮孟子與曾皙竝列以實孔子之所稱狂者其爲孔子之弟子可知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論樂見於禮記其爲孔子之弟子甚明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此二人次於子路皆爲孔子所使則亦孔子之弟子矣而史記家語皆不載孔忠爲兄之子不當在門人之列而反載之其去取不亦繆乎若夫左邱明爲古之聞人

詳四書正義章蘧伯玉顏讎由巧言令色章

在朋友之列皆非弟子林放雖問禮說與何忌雖學禮亦不必為弟子觀夫子稱何忌為孟孫可知後儒必欲增入亦非也申棖即申堂今本史記作申黨非也索隱本作堂鄭風云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鄭箋云堂當為棖是堂與棖通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棠與堂同見魯可峻碑知申堂申棖止是一人而文翁以申棖申堂並列杜佑於申堂之外又增申棖其亦誤矣琴牢琴張當為二人論語牢日子云鄭君注牢者弟子子牢也莊子則陽篇有子牢司馬彪云即琴牢孔子弟子其云子牢者字也孟子琴張曾皙並稱曾為字則張亦為字然則琴牢非

即琴張矣家語云琴牢字子開一字張是合琴牢琴張

為一人抑亦誤矣孫頤谷亦駁家語謂論語弟子皆字而不名若琴牢字張何以獨書名乎

不知論語弟子亦有書名者原此皆去取之不當者也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史記公冶長

字子長古人未有字與名同者家語作公冶萇見索隱蓋

名萇而字子長也范甯云字子芝非也論語公冶長南容並紀南

容為字則公冶長亦為字可知論語凡複姓連字稱之

字必去其一字如公西華漆雕開司馬牛巫馬旗皆不

言子公冶長亦猶是也南宮括家語作南宮韜蓋有二

名括亦作适韜亦作緡假借字也公皙哀字季次家語

哀作克古人名字皆相應哀必有次故名哀字次若作克則與字次不應矣高柴字子羔禮記作子皋皋者柴之所生名字相應其作羔者同音假借也漆雕開字子開此亦名字相同古無此例閻百詩云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則知史記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啟字避景帝諱也家語開字子若失之丁氏杰云論語启斯之未能信今作吾者傳寫誤耳然子貢嘗言吾亦欲無加諸人是亦自稱為吾也巫馬施字子旗論語家

語旗皆作期施與旗皆从扌其義相應是旗為正字期為假借字也顏幸字子柳宋本家語幸作辛柳有聚義

鄭君注柳谷謂日入時諸色所聚又注嬰柳謂諸飾所聚是柳有聚義也聚者人之幸也故

名幸字柳若作辛則與字柳不應矣冉孺字子魯孺子愚蒙故字魯魯一作曾以形相近而誤也伯虔字子析索隱引家語作子皙今家語作楷虔者敬也皙者明也敬則心明故名虔字皙皙正字析假借字楷與皙形相涉而譌也正義引家語又字子循蓋與曹邴相連而誤也史記曹邴字子循公祖句茲家語脫句字顏高字子驕家語作顏刻索隱引作作產誤與世家同是亦有二名猶南宮括之別名韜也刻當作克刻本亦作克克為好勝與字驕亦自相應其作刻者同音假借字也漆雕徒父索隱引家語亦作徒父字固眾志成城可以固守故名徒父字

固今家語作漆雕從字子文誤矣壤駟赤字子徒索隱

引家語亦作徒今家語壤作穰徒作從廣韻云壤駟複

姓作穰誤也亦有空義語謂赤手也徒有獨義反訓也猶

苦之為亦得訓為空左傳齊師徒歸杜注徒空也故名赤字徒若作

從則不相應矣商澤字子季索隱字季今家語作字子

秀八卦兌為澤兌為季女少女猶季女也召南曹風皆有季女故名澤字

子季若作秀則不相應矣石作蜀廣韻云石作複姓家

語石字誤作右后處字子里索隱亦作后今家語后誤

作石宋本字里之亦誤公夏首字癸當作子癸凡無子

索隱引家語同今家語首作手首在上凡在上者能癸

乎下故名首字癸首正字手假借字也奚容蒧蒧與字

子皙皙字今作皙非也索隱引家語同今本家語脫容字蒧又

譌作箴皙譌作楷公堅定字子中索隱引家語作公肩

定字仲公肩複姓檀弓有公肩假肩正字堅假借字也

定猶止也止必貴於中大學止于至善即中庸也故名

定字中家語作仲則名字不相應矣今家語作公賓字

子仲賓為肩字之譌又脫定字顏祖字襄祖始也見爾雅

詰襄除也見爾雅創始者必除舊故名祖字襄今家語

祖作相以形相涉而譌也鄔單字子家鄔單當作縣直

直信也見釋詁信必先於家故名直字家家語作子象則

亦不相應矣索隱作縣豐廣韻注作縣亶父皆誤罕父  
黑索隱引家語同今本作宰父黑誤廣韻亦誤作宰秦  
商字子丕索隱引家語作丕茲今家語作不慈名商者  
取法於商王也王道至大故字子丕猶卜商字子夏夏  
亦大也若作丕茲不可解矣且古人之字皆必用子字  
或伯叔等字今字丕茲實無此例蓋茲卽子聲之誤又  
誤倒其字猶子里之誤作之里也申堂字周索隱引家  
語作繚鄭注論語申枵以爲卽申續邢昺論語疏引家  
語亦作續困學紀聞又引作續今論語作申續堂爲賓  
主周旋之地續亦有周流不息之義故皆字周蓋一人

二名與南宮括顏高同繚亦有周義然與公伯繚字周  
相混恐當以作續爲是續與繚皆形相近而譌也榮旂  
字子祺家語作榮祈祈與祺相應祈正字旂假借也索  
隱作子顏則與旂祈皆不相應矣縣成字子祺索隱字  
謀論語云好謀而成故名成字謀若字祺則不相應蓋  
與上文子祺相連而誤也家語作子橫更繆左人郢字  
行郢與程通畢郢卽畢程也故名郢字行索隱引家語同廣韻云左人複  
姓今家語作左郢誤也鄭國字子徒正義引家語薛邦  
字徒今家語作子從國本邦字因避高祖諱而改爲國  
鄭作薛字誤也邦非眾不立故名邦字徒家語作從亦

誤步叔彘廣韻作少叔彘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史  
記作步叔以形相涉而誤也廉絜字庸今家語作子曹  
絜與潔通廉潔之道貴於有常故名潔字庸庸者常也  
若作曹則與名潔不相應矣顏何字冉索隱引家語字  
稱何與遐通周頌假以溢我左傳引作何以路之遐者  
恒我假又通遐登遐亦作登假必冉冉而至故名何字冉若作稱則與名何不相應矣  
狄黑字皙今本作  
皙誤今家語字皙之皙白也黑反爲白故  
名黑字皙若皙之則不可解矣皙之始子皙之誤之與  
子聲相近皙與皙形相似也邾與索隱作邾邾文翁圖  
作國選國爲邾之諱邾當作邾明矣孔忠與家語同古

史作孔弗非也公西與如索隱引家語同今家語作公  
西與誤公西蒧字子上索隱引家語作子尙尙與上通  
今家語作公西滅滅與蒧形相近而譌也家語陳亢字  
子元宋本字子亢鄭注論語云子禽弟子陳亢也邢疏  
引家語陳亢字子禽爾雅釋鳥云亢鳥隴故名亢字子  
禽今家語作子元宋本作子亢皆非也史記閔子騫少  
孔子十五歲索隱引家語同今家語誤作五十歲子游  
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作三十五歲夫子厄於陳蔡之  
閒年六十二江慎修考  
定如此若子游少四十五則是時方十  
有七歲安能從師遠游又安能卽以文學名耶古文三



四字皆積畫四字當是三字之譌子夏少四十四歲亦當作三十四子張少四十八歲則夫子沒時夫子卒年七十四

子張方二十有六而論語記其問達問行干祿其為學

必已多年亦為不合四字蓋亦三字之譌子賤少四十

九歲索隱引家語同論語疏亦同今家語作四十歲脫

九字夫子六十九反魯子賤為單父宰有與夫子問荅

語大約在七十前後若子賤少四十九歲則為宰時方

二十餘歲安能鳴琴而治乎且夫子稱為君子其成德

何易易乎四字亦當為三字之譌家語原思少三十六

歲夫子年五十三四時為司寇以思為宰若思少三十

六則是時方十七八歲安能為宰乎三字當為二字之

譌史記子羔少三十歲今家語作四十論語使子羔為

費宰蓋在夫子為司寇使子路墮費之時若子羔少四

十歲則是時方十五六歲安可使為宰乎當作三十為

是樊遲少三十六歲今家語作四十六亦當作三十六

為是有若少孔子十三歲索隱引家語作三十三歲今家

語作三十孟子言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三人

皆以齒序孟子論列孔子弟子皆以齒序如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是也子貢少

三十一則有若當少三十三家語是也史記十字上脫

三字傳寫之譌耳子華少四十二歲鄭注論語同論語

子華使於齊冉有與其母粟五秉卽夫子之粟此蓋夫子爲司寇時故有粟如此之多又與原思爲宰同時故類記之也毛西河說如此若少四十二歲則是時方十二三歲安能出使乎四字或爲三字之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此以齒序冉有少二十九子華少三十二序於冉有之下亦自合也家語顏刻少五十歲夫子畏於匡時年五十七顏刻爲僕若刻少五十歲則是時方七歲安能御車乎五十或十五之譌猶閔子之十五譌爲五十也陳亢少四十歲伯魚年五十一卒而亢有問于伯魚此豈十一歲以下所能乎四十當爲三十之譌史記

公冶長齊人家語作魯人子羔衛人家語作齊人漆雕開魯人家語作蔡人巫馬旗魯人家語作陳人公孫龍楚人家語作衛人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 屏考

屏之制久失其傳鶚於廟寢制度考曾爲辨正然所考猶未詳也今考說屏制者其誤有六一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本出禮緯鄭君注禮記引其說後儒遂以爲不刊之典而不知其大謬也說文云屏蔽也論語云邦君樹塞門鄭注云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是設

屏所以蔽門凡蔽塞者必在內而蔽外詩豳風云塞向  
墜戶塞之者必在內也屏在門內雖不切近於門亦足  
以蔽若在門外切近於門則人不可出入稍遠於門即  
不足以蔽矣詩大雅云大邦維屏書顧命云建侯樹屏  
六服諸侯皆在九州之內為天子捍禦四夷與屏相似  
故謂之屏此屏在門內蔽外之證也玉藻云其在邊邑  
曰某屏之臣某鄭  
注云邊邑九州之外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蕃  
與藩通則此屏字當訓為藩大雅云价人維藩毛傳藩  
屏也藩本非屏而為屏之類亦可通稱為屏藩在門外  
蕃國亦在九州外屏在門內侯甸男采衛要六服亦在  
九州內其義同故名同也星經云太微垣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座南  
近右執法所以擁蔽帝庭也天皇會通云內屏設於路

門諸侯入自應門則天子宁立其前也此又天子亦內  
屏之證也且路門外為治朝應門外為外朝若門外有  
屏何以行朝禮乎治朝外朝無堂而即門為位亦有朝  
堂之象若天子出至屏外立於廷中殊無體統反不如  
諸侯之朝位有是理乎若立於屏內則諸臣皆為屏所  
蔽而不得見矣苟屏與門相距甚遠豈塞門之義乎觀  
禮侯氏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  
天子辭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而襲今本脫  
襲字遂  
入門左鄭注云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  
也天子外屏賈疏云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即是外屏

不知此文當以出自屏南為句謂自屏南而出也屏若在門外稍遠於門侯氏何必南行繞出屏外而轉北行以適門面乎惟屏本在門內天子雖辭侯氏侯氏尚不敢遽出隱於屏南立而少待天子既無後命侯氏乃自屏南而出適門面而襲門面有次故襲於其中肉袒于門東亦在鄭謂隱於屏而襲屏南非襲之所且既襲於屏南又何必適門面乎敖繼公云適門面為襲也此說得之夫出自屏南正可為天子亦內屏之證而鄭反以證天子外屏其亦異矣又按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云師尚父奉書而入負屏而立入門而負屏在門內甚明是天子朝廟皆內屏也一日

屏設於路門而中門無屏曲禮孔疏云諸侯內屏在路

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此不知天子亦內屏又

不知天子應門諸侯雉門亦皆有屏天子諸侯皆三門應門天子中門雉

門諸侯中門其說更謬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此言

路門之外屏之內其間為君臣佇立之地故謂之宁也

爾雅通言天子諸侯之制即此可知天子亦內屏而屏

設於應門內更可知矣諸侯屏設於雉門內若但設於路門內何

得云門屏之間謂之宁乎即使天子外屏亦不可通詳宁

考然則正門內亦有屏無疑矣正門即中門論語云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注云蕭之言肅

也牆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  
蕭牆君臣相見謂每日常朝朝在路門外人臣至屏而  
加肅敬屏在正門內甚明又中門內有宗廟社稷故守  
禁甚嚴大夫宗廟亦在中門內亦當有禁宗廟更重於  
寢夫子言季孫禍及蕭牆之中則必指中門以內不當  
但言路門以內也此又中門內有屏之證也三門惟外  
門無屏蓋外門之內庶民皆可往來且君必乘車出入  
故不宐有屏中門以內庶民不得入故當設屏以蔽內  
外其內君不乘車詳天子登車於大寢階前辨設屏又無妨也且外  
門無朝其內二門皆有朝人君立於門外兩塾間詳寧考

後須有屏若堂上負依然方成朝儀苟中門內無屏則  
外朝之位君當空而立不成體統矣一日屏惟設於正  
門內外路門無之江慎修鄉黨圖考駁曲禮疏之誤而  
爲之說云天子外屏屏在應門外諸侯內屏屏在雉門  
內若路門不當有屏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  
路門內不見有屏也不知屏設於門內不切近於門與  
門相去約當丈餘故可出入路門內豈不可有屏若謂  
礙人出入則雉門內亦不可設屏矣且廟門內有屏見  
於覲禮江氏固知之矣廟門內有屏路門內何不可有  
屏乎禮經言出入廟門者不知凡幾惟覲禮見一屏餘

禮記卷之九  
皆不見何獨于燕禮入路門者不言屏遂疑其無屏乎  
蓋凡入廟者皆無事於屏故屏可不言覲禮侯氏少立  
于屏南故特著其文也吳語云越王乃入命夫人王背  
屏而立夫人向屏韋昭注云屏寢門內屏也夫人正寢  
門內有屏則王路寢門內亦必有屏可知矣廣雅云罍  
罍謂之屏罍思一作桴思鄭注玉藻云屏謂之樹今桴思也釋名云罍罍在門  
外罍復也罍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古者  
每日朝罷卽退臣若有請事則入路門而升堂屏在路  
門內至此必復思之因有罍思之名又一證也一曰屏  
設於門宇之中焦氏循羣經宮室圖云自闕至壁端十

一步四尺屏設於其中天子外屏在闕外諸侯內屏在

闕內案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鄭注云旅道也屏

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爾雅釋宮云旅途也是屏不設於門宇之

中可知論語言樹塞門蓋屏爲蔽門而設鄭君謂蔽行道非也蓋當

道樹屏故曰旅樹又近於門故曰塞門非必正當門中而後可

言塞門也屏設於路門闕內外其地甚狹不可以爲朝

位何得云門屏之間謂之宁乎且屏廣如門則不可出

入若半於門安足以蔽內外乎一曰屏可設可去焦氏

循據春官樂師注云天子登車于大寢西階之前是車

直至燕朝知屏可設可去也不知鄭君此注本繆詳天子登

車大寢階前辨殊不足據屏有蕭牆之名明是小牆又設於道

風雨漂搖不宐用木惟宐築土爾雅釋宮屏謂之樹舍

人云以垣當門蔽為樹見太平御覽李巡注同見禮記疏郭璞注

云小牆當門中中字繆當改作內字淮南子主術訓云天子外屏

所以自障高誘注云屏樹垣也諸說皆以屏為牆則屏

常設而不可去矣屏亦有可設可去者月令季秋之月

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

整設於屏外鄭注云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孔疏云車

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屏此屏蓋以木為之故

可移動也楚語云屏攝之位韋昭注云屏屏風也攝形

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祀之位此屏亦以木

為之可設可去也至若朝門之屏固非以木為之也明

堂位以疏屏為天子之廟飾似天子廟中之屏以木為

之然鄭注云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孔疏

云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刻為雲氣蟲獸是疏屏亦非

以木為之也若朝之屏則且不疏而諸侯更無論矣一

曰屏即是坵亦曰反坵全謝山經史問答云屏牆之坵

亦曰反坵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坵是也是屏牆之

反向於外者逸周書四阿反坵注以反坵為外向之室

此反坵亦屏牆也不知屏牆之制當內外如一若反向

於外是有背君之形矣且坳之與屏顯然不同反爵之坳康圭之坳皮會之坳堂隅之坳皆未有別名爲屏者許氏說文訓坳爲屏非也旅樹反坳本出論語謝山知論語之反坳是反爵之坳何獨以郊特牲之反坳爲屏牆乎臺門旅樹反坳各二字爲一事若反坳亦爲屏不與旅樹復出乎禮記一書皆無此文法也四阿反坳蓋卽堂隅之坳謂四阿反於坳之上詳四阿反坳解孔晁注謂外向之室誤矣然室亦非牆謝山以室爲牆抑又誤也鶚故詳考而明辨之

### 坳考

坳之制說者不一皆未見其確今考坳有四一曰堂隅之坳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坳南大射儀云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坳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又云小射正取公之決拾于東坳上又云贊設拾以筭退奠于坳上旣夕云設櫨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坳士虞禮云苴荆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饌于西坳上鄭注云坳在堂角賈疏云坳有二若明堂位云崇坳康圭及論語云兩君之好有反坳之等在廟中有之此言坳者皆據堂上角爲名故云堂角是賈以坳卽堂角平地非如崇坳反坳之築土也然大射儀奠決拾于東坳



上土虞禮宜荆茅饌于西坵上則坵非平地可知若置之於地毋乃不敬乎是亦必築土以爲之矣爾雅釋宮云坵謂之坵郭注云在堂隅坵帶也釋文云帶高貌也帶或作端又或作端案坵帶聲相近訓爲高貌於義亦合集韻訓端爲動一曰坐貌則與坵聲義皆不合矣端字亦通要以坵有高貌明是累土漢書會貨志云富商賈帶財役貧帶財是積財凡物積累則高矣張衡西京賦云直帶寬以高居帶爲高貌明矣且爾雅以坵釋坵說文訓坵爲毀垣垣是牆之卑者毀垣則更卑與坵相似故曰坵謂之坵又可見坵爲累土也其下句云牆謂之墉墉與坵連文對舉牆築土而成則坵亦築土又何

疑乎郭注不第云堂隅而云在堂隅著一在字可知其築土而別爲一物矣蓋堂隅設坵

一以爲堂上奠物之處一以爲堂下佇立及設物相直之準一以爲堂之飾且以爲蔽說文釋坵爲屏固非正

義坵與屏顯然不同以坵爲屏非也然說文解字皆本義閒有異說附之於後此恐傳寫脫誤當有本義在上屏也上又當亦可見其築土屏是築土爲之則而爲

堂隅之蔽也坵爲堂隅之蔽故郭注以帶釋坵帶亦有蔽翳之義廣韻云帶陰翳貌楚辭九歎云舉霓旌之帶翳其證也然坵之制與屏不同近焦氏循羣經宮室

圖據說文謂堂角爲小屏殊不知屏爲小牆牆甚狹而長屏南北甚狹東西甚長若坵亦如之豈可以奠筐與筭乎此雖

知坵是築土而其形制亦繆矣一曰反爵之坵論語云

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  
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  
各反爵於其上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明堂位云  
反坫出尊鄭注亦皆謂反爵之坫引論語解之案兩楹  
之間古人以爲行禮之節士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  
請期皆用雁授于楹閒鄉飲酒禮介授主人爵于兩楹  
閒司正立于楹閒以相拜此固大夫士之禮然諸侯若  
行昏禮及兩君燕飲亦必如是矣又聘禮公受玉于中  
堂與東楹之間中堂謂東西之中注以中堂爲南北之  
中則不得言中堂與  
東楹之  
閒矣此時君雖稍偏於東而賓必與君竝立方可授

受賓在君西則正當兩楹之中閒矣

凡言楹閒者皆當  
東西之中卽中堂

也此不言楹閒而言中堂者以  
不可言楹閒與東楹之間也

古者以牖戶之間爲客

位

鄉飲酒禮  
賓席于此

正當東西之中所以尊賓也聘禮君立偏

東賓立正中亦尊賓之意也然則兩楹之間正賓主行  
禮之處安得設坫于此乎孔疏謂坫築土爲之在兩楹  
閒近南云近南固不礙于行禮然築土而當中堂亦礙  
人目且於反爵之禮不合以鄉飲酒禮考之主人獻賓  
賓奠爵于西階上賓酢主人主人奠爵于東序端主人  
酬賓賓奠觶于薦東主人獻介介奠爵于西階上介酢  
主人主人奠爵于西楹南此皆奠爵非反爵及主人取

面楹南之爵以獻眾賓既畢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其爵

不復行夫此爵本取于上篚既而奠于下篚

鄉飲酒禮設篚在禁

南在堂上此上篚也又云篚在洗面在堂下此下篚也

又旅酬卒受者以觶降奠

于篚記又云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則

不得謂反爵矣奠爵于篚是又無坫也又以燕禮考之

設篚在洗面設膳篚在其北

膳篚君象觚所奠之篚

二篚皆在堂

下主人獻賓賓卽以其爵酢主人

主人宰夫也

主人以爵降

奠于篚又以象觚獻公既獻奠于膳篚更爵自酢于阼

階下奠爵于篚又公為賓舉旅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

又主人獻卿既獻奠爵于篚又大夫卒受旅者以觶降

奠于篚夫象觚為君之觚奠于膳篚其餘悉奠于洗面

之篚是取于此者亦奠于此固可謂反爵然有篚無坫

又在堂下而不在于堂上也蓋鄉飲賓主雖敵而為大夫

士之禮燕雖諸侯之事而賓主不敵故皆無反坫惟兩

君好會賓主敵體乃有反坫在于堂上反者反其故處也

知反爵非覆爵者爵有兩柱不可覆也且經典未

有以覆為反者曲禮毋反魚肉亦以還為反也

酒尊于房戶間

房之西戶之東也

燕禮尊于東楹之西房戶間

正當東楹東楹之西去楹亦當不遠是二者設尊相近

蓋尊酒者主人所以敬客主人位在東階上故設尊必

在東方以此為主人之惠也然則兩君燕飲設尊亦必

在東矣兩君敵體與鄉飲一類是亦宜尊于房戶之間  
與東楹相當然鄉飲無坫經文明言房戶閒尊當在東  
楹北兩君燕飲有坫尊當在東楹南此為異耳兩君之  
坫猶鄉飲之筐筐設于尊南與尊同處則坫亦必與尊  
同處可知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天子之廟飾也天子反  
坫在尊南本鄭注則諸侯反坫當在尊北反坫為邦君所得有而明堂位  
以為天子之制可知所異雖南北不同要無不與尊同  
者在出尊不在反坫也 處尊以盛酒爵以酌酒其事一類故所設之處同也由  
是言之坫不在兩楹之間明矣或者以燕禮為諸侯之  
事兩君好會當與燕禮同尊于東楹之西東楹之西亦

可謂兩楹之間也夫謂兩君之燕亦尊于東楹之西是  
君臣無別而謂東楹之西即兩楹之間其名亦混禮經  
或言兩楹之間或言東楹之西正所以別其同異豈可  
混而一之乎至于天子反坫說者皆以為與諸侯同今  
詳考之而知其不然也天子至尊莫與敵體惟諸侯來  
朝有客禮故燕之于廟天子燕羣臣皆在寢而有反坫然諸侯亦  
人臣也君臣尊卑懸絕與兩君敵體不同其禮當與諸  
侯燕禮相近燕禮二筐皆在堂下者以臣行禮堂下取  
爵奠爵得其便也則天子燕諸侯反坫亦宜在堂下然  
明堂位言天子反坫出尊尊在堂上坫亦在堂上矣夫

臣既在下而又升堂取爵於事不便且以人臣之爵奠于堂上豈不嫌於泰乎竊疑天子反坫有二一在堂上以奠天子之爵一在堂下以奠諸臣之爵燕禮二篚膳篚在北亦猶是乃合於禮堂上堂下雖殊要皆在尊南皆可謂出尊也又案阮逸三禮圖謂坫以木爲之高八寸其說亦非坫字从土明是以土爲之若謂制之以木則與字義不合其高八寸亦太卑矣或疑土坫甚陋非反爵所宜然大射決拾實于笥奠于東坫上士虞刃茅實于篚饌于西坫上以此推之兩君之燕亦或實爵于篚而奠于坫上未可知也崇坫康圭圭必有藉則反爵于坫豈必無

所藉乎聶崇義謂坫卽豐然豐字从豆其制當如豆而

高豐以眞解高則便于取也以木爲之非築土也且反坫非大夫所

有而鄉射爲大夫士之禮亦得設豐坫之非豐明矣又

逸周書有四阿反坫此坫乃堂隅之坫謂屋四隅之檐

阿反起于坫之上也孔晁注以爲外向室誤矣全謝山

又以禮記郊特牲反坫爲屏牆之反向外者其繆更不

待辨矣詳四阿反坫解及屏考一曰康圭之坫明堂位云崇坫康

圭天子之廟飾也案覲禮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圭是

重物必不奠于地上有坫以康之宜矣經不言坫者文

略也入門卽言奠圭則康圭之坫在堂下可知入門右

而奠圭則坫在庭之東可知反爵之坫在東康圭之坫亦在東正自相類然反爵之坫在東者明君惠也康圭之坫在東者明臣禮也

聘禮公事自闈而私事自闈東闈東用臣禮也侯氏入門右奠

此意是其義不同也坐而奠圭則坫不高可知而云崇坫者以其奠圭故特稱崇以尊之非高於諸坫也一日

度會之坫內則云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

鄭注達公夾室也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孔疏云大夫既

卑無嫌故亦于夾室然則士亦于夾室可知但不得為

閣

鄭注云閣以板為之度會物故築土為坫以度會物會物非坫可藏必別有器藏之而度于坫也夾室有左右而士止一

坫當必于東夾為之蓋會以養生生氣發於東也夾室之中亦必設於東墉下可知矣總而論之康圭之坫惟天子有之度會之坫惟士有之反爵之坫諸侯以上斯有之堂隅之坫則通上下皆有之也堂隅之坫其制必方斯兩面可觀且可以奠物則諸坫皆方可知矣康圭之坫坐而奠之其坫之高不過三四尺諸坫奠物皆欲其便于取亦不過三四尺也坫之可考者如此

邑考

邑者民居之所聚也釋名云邑猶俚也邑人聚會之稱也說文云邑國也謂國都所在也易泰之上六云自邑

告命詩大雅云作邑于豐商頌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周書云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是天子諸侯之國皆稱為  
邑要皆以國城所在而言非通一國之地而言也白虎  
通云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京大也師眾也京師者眾大之稱  
然周稱京師亦未嘗不稱邑召誥言周公達觀于新邑  
營洛誥云祀于新邑又武王之妃謂之邑姜是周亦稱  
邑也後世天子所居謂之都不謂之邑以邑為縣邑  
之稱然都與邑同既謂之都亦何不可稱邑乎邑  
為民居所聚民居有多少故邑有大小極其大而言之  
則為王都之邑極其小而言之則有十室之邑見論其  
閒大小不等未可枚舉也邑之制在國中則始於一里

二十五家在野則始於四井三十二家

自國城以至六鄉皆謂之國中

鄉以外則謂之野

爾雅釋言云里邑也郭注云謂邑居左傳疏

引李巡注云里居之邑也此注皆未明竊謂邑有二邑

有在國中者二十五家為一里里有巷巷口有閭一里

之人聚居于此故謂之邑也邑有在野者四井之田凡

三千六百畝其民居計三十二家

周制亦八家同井司徒九夫為井以地言

非以人言也或謂周以九家為一井其說非是詳井田考聚於一處猶今之村落然

說文云里居也从土从田以因土田而制邑故謂之里

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

必參相得也此言野之制周官所謂經野者也鄭注云

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之邑居在都城者

是言國中之制此國中指城內言不知國中之地有定不必量

地以制邑也熊氏名安生云計量地土廣狹制四井為邑

每邑居三十二家夫地有廣狹則邑有大小不必限定

四井矣若限定四井何謂量地制邑乎此量地制邑與

周官四井為邑不同周官四井為邑制邑之常法此量

地制邑乃所以變通乎常法者也如九夫為井是常法

或地有不足但以方田之法計之有九百畝即為二井

不必畫方如棋局也詳井田考制井如此而制邑可知矣又

何休云在邑曰里里八十戶是謂邑必八十戶亦不知

量地制邑之義且八十戶為邑其說并無據也八十家是十井

出車一乘然出車法與邑居不同未可混而為一也邑以三十二家為制如地狹

勢偏不足四井則或三井或二井或一井皆可為邑孟

子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

姓親睦此可見一井亦可為邑矣論語謂十室之邑即

一井之邑一井八室言十室舉大數也又鄉遂之邑以

二十五家為制如有不足或四鄰或三鄰或二鄰皆可

為邑五家為鄰二鄰則十室也十室之邑此至小者下

此不可以為邑矣凡邑雖小亦必有城其城謂之保都

鄙有之鄉遂亦有之月令云四鄙入保鄭注云小城曰



係高誘注淮南子云四竟之民入城郭自係守非也此晉語云抑為保障乎韋昭注云小城曰係與鄭同此

都鄙之小城也檀弓云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

者息鄭注云係縣邑小城縣邑當作郊邑左傳魯哀公

十一年師及齊師戰於郊即此戰於郎也孔疏云郎郊

頭近邑此邑在郊非在縣鄭謂縣邑非也戰於郊而有

入保之人可知鄉遂亦有小城矣左襄八年傳云焚我

郊係馮陵我城郭九年傳云令隧正納郊係奔火所此

皆鄉遂有小城之證也杜注皆訓係為守非也城中自鄰至黨城中

里居至黨而止無州鄉名屋皆相連以所居惟士工商農不在焉本

昭國語注非農則不受田鄭注載師謂工商家亦受田誤故可悉聚于城內

也城外百里曰郊置六鄉郊外置六遂鄉遂不制井田

亦每夫受田百畝既各有田則不得悉聚一處恐田遠

而治之不及也六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

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遂自閭以至鄉自里以至

遂皆邑也每閭每里星羅碁布徧於百里之間縣師職

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鄭注云郊里郊所居

也賈疏云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郊而

曰里里與閭亦通稱明是以一里為一邑郊里有地域與邦國

都鄙稍甸同制則其所居之地當各有保所謂郊保也

遂人掌邦之野鄰里鄣鄙縣遂皆有地域溝樹之則其所居之地亦當各有係矣每里爲一邑每邑爲一係係者以其可以守禦也孟子謂同井守望相助必有似于城故又謂之小城也至于都鄙之邑與鄉遂異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鄭注云此謂造都鄙也四井爲一邑邑必有係左莊二十八年傳邑曰築杜注云四井爲邑其證也積而至于都凡六十四邑此六十四邑亦皆星羅碁布分散而居不聚於一處也

蓋三百步爲里

見大戴禮

方里爲井四井爲方四里農民居

此治田自便婦女小子亦可饋餉若一邱之民皆居一

處則所治之田距所居有遠至八里者出入不便而婦

女小子不能饋餉矣故知四井爲邑卽居民之法民必

以邑聚居不以邱聚居也民居可減於四井不可加於

四井也邱甸縣都亦皆爲邑邑至於都則地之最大者

矣故左氏云邑曰築都曰城史記云舜所居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都大於邑也鄭注載師云大都公之采地王

子弟所會邑小都卿之采地家邑大夫之采地亦可見

都大於邑也論語云千室之邑孔安國注云卿大夫之

邑朱子注云千室大邑此以侯國之制言之大國之卿

采地有一終司馬法云井十為通出車百乘是謂百乘

之家出車之法十井出一乘故一終百乘一終千井有

八千家與四縣為都合但一都有一千零二十四井八

千一百九十二家稍有不同井通成終同者出賦之法

井邑甸縣都者出稅之法故不盡合耳卿之采地當有

一都則如千室之邑者有八邑矣左傳言卿備百邑此

以四井之邑言之本二百五十六邑言百邑者對大夫

而云然耳大夫止有六十卿祿四大夫大夫采地當有

一縣計二百五十六井二千零四十八家則如千室之

邑當有二邑矣故孔氏謂卿大夫之邑言卿大夫有此

等邑非謂卿大夫止有千室也邢昺疏謂卿大夫采邑

民有千家誤矣大夫倍上士上士采地當有二甸計一

百二十八井一千零二十四家是上士亦得有千室似

不徒為卿大夫之邑矣然夫子以千室之邑與百乘之

家竝言而謂冉有可為之宰自是卿大夫之邑竊嘗思

之都鄙亦當有親民之吏徵其賦稅而與卿遂不同鄉

遂家出一人為兵伍兩卒旅師軍出於比閭族黨州鄉

遂為教之宐詳故比閭鄰里皆設官都鄙出車而不出

兵教之可略四井四邑未必設官至四邱為甸約有五

百家如鄉之黨遂之鄣宐設官以治之其官宐下士王國則以中士嚮大記有云甸人徹廟之西北扉薪薪徵于邱甸因使甸人徹之詳屋漏解此甸人蓋即甸邑之宰也

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芻

亦徵于邱甸百縣當即四甸之縣王畿約有四百縣言

百縣者舉其略耳注以百縣為鄉遂非也又季秋之月合諸侯制

百縣為來歲受朔日可見縣各有宰矣後世縣令蓋昉于此檀弓

云國亾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又

縣邑有宰之一證也大縣邑蓋通都言之故曰大都此亦可稱縣猶縣亦可稱都也

縣如鄉之州遂之縣其宰宐中士王國則上士都如鄉

遂其宰宐上士王國則下大夫蓋遂官降於鄉官一等

鄉大夫卿州長中大夫黨正下大夫族師上士閭胥中士比長下士遂大夫中大夫縣正下大夫鄙師上士鄣

長中士里宰下士鄰長不命之士是遂降于鄉一等也

侯國官當降於天子鄉大夫下大夫州長上士餘可類推

都鄙之官又當降於遂一等故遂大夫為中大夫都

宰則下大夫縣正下大夫都下之縣宰則上士鄙師上

士縣下之甸宰則中士也由是觀之每甸設一宰每縣

又設一宰以統四甸若干室之邑是為二甸不設宰矣

夫子言冉有可為千室邑宰此千室本為二千室以行

文不便又與百乘不對故省去二字而言千室也王畿有四百縣而但言百縣二十夫有溝二百夫有洫而但

言十夫百夫詳井田考亦猶是也二甸爲士采邑而不得有

宰可知千室之邑有宰者當爲卿大夫之邑也王國采

邑與侯國異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

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與孟子不同當從孟子是卿采地百里大

夫采地七十里上士采地五十里不言公者公與卿同

也不言中下士者蓋采邑爲子孫世祿中下士位卑無采邑其祿則有司供之當與采地同中士宜二十五

里下士又半之侯國中邱載師職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疆亦謂之都大宰九賦有家

稍邦縣邦都邦都即疆地以其在五百里爲疆界之地故曰疆以其大都所在爲都之宗故曰都司馬法云

五百里爲都是也又曰三百里爲野以二百之內有六遂不純爲野故在三百里此節及大宰

注疏皆云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稍

地之內六卿各受采地五十里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三

公及親王子弟各受采地百里在五百里疆地之中此

說與孟子不合殊不可信其謂大夫在稍卿在縣公及

親王子弟在疆理或然也但不言元士之采地所在疑

亦在稍地中也天子公卿孟子謂之千乘之家其地方

一同提封萬井計八萬戶約有十都之地是公卿之家

有下大夫十人爲都邑宰矣大夫采地七十里計四千

九百井三萬五千六百戶約有四都又三縣之地是大

夫之家當有上士五人爲都邑宰矣元士采地五十里

計二千五百井二萬戶約有二都又二縣之地是元士之家當有中士二人爲都邑宰矣士無家臣其邑宰皆王朝之官也大夫邑宰降一等者以采邑之宰有家臣之義大夫不得爲大夫宰也大夫旣降故士亦從之而降也采邑之宰雖可私置然亦須復於王朝故大宰得以法治之也江慎修云采地亦當有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以聯其民但其長未必有大夫士之爵此說頗繆鄉遂之民皆以五家爲聯都鄙之民則皆八家同井安得用比閭族黨州鄉以聯之乎大宰云以八則治都鄙二曰法則以馭其官旣謂之官當必有大夫士之爵矣乃

又曰都鄙之官謂會采之公卿大夫不知公卿大夫旣位於朝安得自治其邑且公卿最尊大宰又豈得以法馭之乎惟夫邱邑之小其邑長不必有爵但舉一邑之中年高有德者一人教督農民并訓子弟焉耳都城之制左氏隱元年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杜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所謂參國之一也是大都城方一里又一百二十丈一里計一百八十丈中都則方一里小都方一百丈大都卿之采邑中都大夫之采

邑小都士之采邑都與邑通三等皆邑故皆可稱都也  
王畿都城與此異逸周書作雒解云大縣城方王城三  
之一大縣卽大都王城方九里詳天子城方九里考是大都城方  
三里與子男同公卿采地方百里與公侯同而城則下  
同子男畿內屈於王也三公在朝執璧亦與子男同考工記匠人云  
王城隅高九雉都城隅高五雉諸侯城隅高七雉古周  
禮說公城高五雉侯伯三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  
高是都城高一雉不成城矣賈疏言侯伯子男城皆高  
五雉又與經文不合戴東原謂公侯伯城隅皆高七雉  
城高五雉惟子男城同都城蓋隅高五雉城高三雉也

廣與子男同高亦與之同其例一也中都城方五百四  
十步小都城方一里其高三雉皆同以不可復殺也大  
都公卿采邑中都大夫采邑小都元士采邑大夫采邑  
對大都可稱小都若對元士采邑可稱中都以畿外大  
國次國小國例之小都當稱中都也四井之邑凡三十  
二家每家五畝積五百步方二十二步有奇共方一百  
三十步有奇三十二家卻須作三十六家算之以空有空地也其城約方八十  
丈殺於小都城五之一也鄉遂小城約方六十丈亦以  
五畝之宅推之也四井之邑所居惟農民與國邑異士  
與工當與邑宰同居於都城之中鄉遂別無都邑之城

其官長當與農民同居士與工亦然然則里閭之保城當不止方六十丈蓋亦方八十丈也族黨鄉州所在其城當遞增鄉之城蓋亦如小都城也農民五畝之宅皆在邑中至於中田之廬當甚狹小未必有一畝趙岐注孟子何休注公羊皆謂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又本穀梁之說謂二畝半在公田中誤矣詳井田考載師職云以廬里任國中之地季本以為市廛是也此左右各三區之廛士工商所居百官亦居於此非農之廛也遂人職云夫一廛此孟子所謂五畝之宅在四井之邑中非國中之廛也鄭氏乃合為一注載師職云遂人授民田夫一廛

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此都城指國都注遂人云

廛謂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也賈疏引廛里任國中之地解之殊不思鄉遂之民十餘萬國中能容之乎且畢入於國數百里竟無人煙有是理乎其繆甚矣後儒因鄭賈之誤并追咎於班固趙岐而不知班趙固不錯也班氏會貨志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此邑在四井之中非國邑也趙氏孟子注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保城即四井為邑之城與月令四鄙入保同其非國城明矣後儒多以邑為國邑以保城為保



守國城失之矣毛西河疑趙注或係衍文或有脫簡始亦不解係為小城耳若夫公邑之制甸稍縣都皆有之

近郊遠郊有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等故無公邑載師職云以公邑之

田任甸地鄭注云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

又云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

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州長本中大夫此對下大夫而稱上四百里五百

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

縣云賈疏云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

言又鄭注匠人云異於鄉遂及公邑賈氏小司徒疏云

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公邑亦與卿遂同案司馬法謂

二百里曰州以六遂如州在二百里也四百里曰縣與

周官同不必別解也小都為縣在四百里內故四百里曰縣公邑之官自

二百里至五百里當無尊卑乃附會司馬法區而別之

殊無謂矣公邑在鄉遂外民居皆非五家為聯而謂不

制井田抑亦誤矣詳井田考公邑與都鄙同制井田其居民

之法亦與都鄙同但公邑之官宜尊于采邑縣邑宰當

為中大夫甸邑宰當為下大夫以鄉大夫官尊不得與

之竝宜從遂大夫之列也侯國公邑甸宰宜中士縣宰

宜上士公邑止於縣者以都本采邑之名故有縣而無

都也縣師所掌兼公邑采邑故以縣名鄭注謂自六鄉

以至邦國縣居中不知縣在四百里何以爲中乎郊甸稍縣

都當以觀縣師以縣名又月令有百縣之文又王制言

天子之縣而公邑之止於縣可知矣又案左氏云邑有

先君之廟曰都無曰邑世儒或疑之竊謂此言自可信

也先君之廟有二公卿大夫之采邑得立太祖廟采邑

若不廢廟亦不毀土無太祖是無先君之廟矣公卿大夫世守

采地者是爲內諸侯故有先君之稱親王子弟采邑有賜之得立出王廟

者是亦先君廟也侯國如魯三家立桓公廟惟卿有此

大夫則無之也故王國公卿采邑稱大都大夫采邑稱

小都士則稱邑而已侯國卿之采邑得稱都大夫士則

稱邑而已都邑尊卑之別如此若通而言之都亦可稱

邑如季孫氏之費孟孫氏之成叔孫氏之郈皆稱爲邑

邑亦可稱都孟子言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

者惟孔距心距心爲平陸宰平陸下邑而亦曰都月令

孟夏之月命農勉作毋休於都此都卽四井爲邑之邑

而亦曰都蓋都有大小不一等猶之邑有大小不一等

也故至小爲四井之邑而稱都而至大爲天子之邑亦

稱都如後世帝京皆曰帝都都是也顧亭林知邑有大小

王國可稱邑而以都爲下邑之稱謂帝京不可稱都其

亦考之不詳矣大雅云謂爾遷于王都此王畿稱都之明證

社稷考

社稷之制說者最詳然多有未確約而言之其誤十有  
五一日社稷是人鬼非地神鄭君以社為五土總神稷  
為原隰之神賈逵馬融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  
非地神許叔重五經異義說亦然王肅從之故聖證論  
歷難鄭說學者疑之案周官大宗伯天曰神地曰示人  
曰鬼而血祭祭社稷與五祀五嶽竝列于地示社稷為  
地神甚明又左昭二十九年傳亦以社稷與五祀竝列  
考五祀是五行之神五行質具於地故為地示月令以  
句芒為春神祝融為夏神明非人鬼若重與犁則配會

於此者耳

詳五帝五祀考

五祀非人鬼則社稷亦非人鬼可知

且古之祀典人鬼特祀者如先嗇先蠶先炊先聖先師

之類皆為小祀而社稷為國之主

郊特牲云家主中雷而國主社

諸侯

所首重天子之祭亦亞於天地更可知其非人鬼矣至

郊特牲謂社祭土而主陰氣又謂社所以神地之道尤

顯然可見為地神王肅之說亦誤甚矣

先儒之說所以申鄭者詳見於

孔疏

不具引一日稷為原隰之神非穀神許叔重五經異義

云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眾多不可徧敬故立稷

而祭之是稷為穀神也許氏駁之謂既祭稷穀不得以

稷米祭反自會因取左氏說以稷為田正鄭君又駁之

以稷爲原隰之神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案社字从土明是土神稷字从禾明是穀神易云百穀草木麗乎地故稷亦爲地示之屬猶日月星辰皆爲天神也穀爲土所生故社尊於稷而穀與土別故稷可與社對若原隰則已在五土之中旣總祭五土之神何必又別祭原隰原隰又何可與五土總神對乎至許氏以自倉爲疑其說尤繆夫祭稷者祭稷之神非祭稷也天下有一物必有一神主之其神旣主是物正宜用是物以祭報其生育之恩安得謂自倉乎左氏謂稷田正也昭二十九年傳此言稷之所配會者爲田正之官以其播殖百穀有功於世

故配會於穀神猶句龍能平水土故配會於土神也許氏卽以田正爲稷與賈逵等同其誤矣一曰社卽祭地別無北郊之祭胡五峰云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周公祀於新邑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大牢於社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祭地之文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明矣後世旣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朱子語類以其說爲有理而不知其大繆也禮運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社卑於地可知且祭地專於天子而祭社下達於大夫士至於庶人

亦得與祭社之非地明甚蓋祭地是全載大地社則有  
 大小天子大社祭九州之土王社祭畿內之土諸侯國  
 社祭國內之土侯社祭藉田之土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  
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鄉大夫置社祭一鄉之  
 土州長置社祭一州之土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與全載之  
 地異又地有上中下上為山嶽中為平原下為川瀆社  
 雖兼五土而為農民祈報當以平原穀土為主是社與  
 嶽瀆各分地之一體與全載之地尤異此社神與地神  
 所以分也然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凡經典郊社並稱者  
 皆祭地之通名為社非別無北郊之祭也洛誥言社而

不言祭地以地統於天其祭已該於郊之中孔疏云言  
 告天不言告地從省文也舜典言類于上帝而不言祭  
 地亦猶是也豈祭社即告地乎周官祭地與社多互見  
 血祭祭社稷則祭地亦血祭可知兩圭咸池祀地則社  
 稷可知社稷尊於四望四望得與地同用兩圭有邸則社稷亦可用矣六樂祭地示之下即言四望可知社稷已在豈社與地無二祭乎社為地之屬故祭社  
知社稷已在地示中矣之禮有與地同者求神用血祭玉用兩圭有邸樂用咸  
 池是也然地尊於社故祭社之禮多與祭地殊祭地以  
 夏至及孟秋詳禘祭考祭社以春秋二仲祭地於方澤及北  
 郊祭社於國中及藉田祭地以后稷配祭社以句龍配

祭地七獻祭社五獻祭地用一犢祭社用大牢諸侯用少牢

祭地服袞冕十二章先儒謂祭地亦服大裘誤祭社服毳冕五章其

判然不同如此胡氏謂祭社即祭地其亦未之思耳一

曰王社在庫門內不與郊對大社在北郊即方丘亦即

太折方丘太折不詳禘祭考是與郊對萬充宗云社有二祭法曰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所謂方丘者唯此所謂太折者

亦唯此夏日至地示之祭即於此行焉此北郊之社與

郊對舉者也又曰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載芟詩序所謂

春藉田而祈社稷者即於此行焉此庫門內之社不與

郊並稱者也此本胡氏而少變其說案逸周書作雒解

云乃建大社于國中是大社不在北郊可知祭法大社

王社並舉可知是社稷之社非北郊之通稱為社者也

且天子為天地之宗子西銘云大君者吾父母宗子父母指天地言祭天與

地皆所以報本若社稷之祭則為民祈報經言王為羣

姓立社曰大社其非祭地之通名為社更甚明矣一曰

大社大稷王社王稷皆在中門之外周官大司徒云設

其社稷之壇賈疏云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

王社王稷夫自為立社與為羣姓立社異其事宏異其

地而並設於一處何也詩載芟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

是藉田當有社稷之壇小宗伯職云建國之神位右社

稷而左宗廟匠人亦言左祖右社是王宮內亦有社稷

自大門以內皆為宮中大社尊於王社宜與宗廟並重分列路寢

之左右藉田為王之田王社亦王之社則王社宜在藉

田之中郊特牲孔疏云為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

自為立社者在藉田之中此說是也但云在庫門內之

西本於小宗伯之注鄭注云庫門內不知宗廟社稷皆

宜在中門內白虎通以為在中門外鄭君從之非也說

戴東原詳廟在中門內說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社稷在應門內之

西諸侯社稷在雉門內之西戴東原云春秋左氏傳曰

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兩社國社亳社也穀梁傳云國社以為廟屏蓋在廟門之外與

國社對治朝在其中間以朝廷執政所在為言宜繫君臣日見之

朝社在中門內明矣此足以正舊說之繆一曰左祖右

社是尚尊尊小宗伯疏云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

尊尊之義不知地道雖尚右而宗廟卻尊於社稷鄭注

大司樂以園丘方丘宗廟為三大禘大宗伯職云祀大

神祭大示享大鬼大鬼謂宗廟大祭也社稷非大示而

宗廟與天地並列其尊於社稷可知故享先王衮冕先

公鷩冕祭社稷則毳冕諸侯祭宗廟大牢社稷則少牢

豈可謂尚尊尊而立社稷於右乎牧人職云陽祀用騂

牲陰祀用黝牲鄭注謂陽祀祭天及宗廟陰祀祭地及

社稷宗廟屬陽故在左左為陽也社稷屬陰故在右右為陰也一日天子有五社郊特牲疏引尚書逸篇云

作無逸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

唯槐白虎通亦引之案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此當是大社王社之樹乃云大社唯松則與

周制不合矣且大社止有一而謂有東南西北其為五

社此何義邪若謂四社是國外四方之社則社之樹木

必各以其野之所宜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

其社與其野而東柏南梓西栗北槐又何義邪逸周書云大

社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驪黑也中央豐以黃

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

以為土封韓詩外傳白虎通蔡氏獨斷皆有此說是天子大社具有五方

之色以見五方之土無所不祭或謂青土山林赤土邱陵白土墳衍驪土川澤

黃土原隰其說近鑿今所不取蓋惟大社祭九州之地示故得備此而

王社則無之但以黃土為之而已王社壇之土不見經傳以理推之五色以

黃為尊黃為中色王畿居中王社宜黃土諸侯社壇各依其方之色漢書武

帝賜齊王策云受茲青社燕王且曰玄社廣陵王胥曰

赤社漢制因乎周也夫大社已具五方何必又立四社

其說殊為不經未可信也一日夏松殷柏周栗是大夫

以下置社郊特牲疏云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



所宐之木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宐木是也不  
知大夫以下置社鄉遂都鄙隨處皆有當各以其野之  
所宐木則夏不必以松殷不必以柏周不必以栗其謂  
夏松殷柏周栗者是大社王社以建都之地所宐之木  
也宰我對魯君言必是國社侯社之制若大夫以下置  
社之木何必與君言之邪一曰樹木以爲社主朱子注  
論語云古者立社各樹木以爲主說者以爲使神依焉  
不知社之樹木一以名其社一以爲社之蔽蔭以木名社者野  
之社也若大社王社已蓋社旣不屋故必樹木以蔭其  
有其名不必以木名矣

墳墳卽壇也凡壇墀以及墳墓皆必樹木亦此意也社之不

屋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見郊特牲而又虞風雨之暴

夏日之烈故樹之木焉非以爲神主也鄭注宗伯云社

之主蓋用石以石爲主則樹木非以爲主明矣古文論

語云哀公問主於宰我鄭注云田主謂社孔安國許叔重亦以爲社

主張包周等竝以爲廟主何休引以注公羊亦作廟主其說非也大司徒注云田主田

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后土卽句龍是則社主田主者

謂以句龍配會於社爲社之主非以木爲社主也毛西

河駁之是矣又謂大司徒以野之所宐木名其社謂在

野耕藉壇也耕藉祀先農不祀社而亦以社名藉壇不

以石爲主但依其野所宜木以棲田神其說尤爲繆妄  
野在郊外耕藉在郊不在野詩序明謂藉田祭社稷何  
謂不祀社而祀先農至謂藉壇依木以棲神而不以石  
爲主則仍襲朱說而不自知其非矣一日稷壇在社壇  
西郊特牲疏引條牒論云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不知  
地道尙右何以社反居稷之左蔡氏獨斷云社稷二神  
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以未屬土也竊思五行家  
以未爲木局淮南子云亥卯未三辰皆木也是未屬土而兼有木禾稼  
之象稷爲穀神宜位於未坤爲純土大地之象社爲土  
神宜位於坤坤在未西社宜在稷西此不易之理也一

曰社壇之北有門郊特牲疏云門在社壇北蓋觀四方

之諸侯故四面有墼門此北嚮則社壇之北有門義或

然也案郊特牲云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

鄭注云北

墉社內北牆

社主必居中而北向君南向亦必居中若壇北

有門則君當空而立

墼門近壇又必居中故也

不成體統矣且經旣

言君位北墉下則北墉之中間必無門明矣經又云薄

社北牖

釋文云薄本又作亳

北有牖則無門亦可知也社主在南

南亦不宐有門竊謂社壇之門宜向東人君自東而入

亳社門宜向西

斯不並於義耳一日王社侯社無稷壇陳氏禮

書云大社國社皆有稷王社侯社不置稷不知王社侯

社藉田之社也詩序謂春藉田而祈社稷則王社侯社必有稷矣陳氏蓋據漢魏官社無稷晉書禮志云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

官社無稷然王社侯社皆人君所立之社與後世官社不同

官社猶古者大夫以下置社置社或無稷壇而亦必祀

稷於社壇上若王社侯社則未有不置稷壇者也經典

凡止言社而不及稷者以社尊稷卑故省文而以社該

稷也周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壇注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近焦氏循又謂大社

國社亦無稷壇其說更繆不足辨矣社稷各有壇但祭時只於社壇上設

二主未必祭社又祭稷也一曰諸侯壇壇半於天子白虎通引春秋

文義云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蔡氏獨斷廣考上有方字

天子諸侯制度多降殺以兩如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

尺天子城高七雉諸侯五雉天子經涂九軌環涂七軌

諸侯經涂七軌環涂五軌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天子六

寢諸侯四寢舊說謂諸侯三寢非也詳諸侯四寢考此皆降殺以兩者也

何獨於社稷壇而不然然則天子方五丈諸侯宐三丈

大夫以下皆當二丈一丈則太狹不可行禮此其制可推而知也

一曰百家以上得立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

置社鄭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

其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案周官百家為族族師止得

祭酺不得祭社五百家為黨黨正止得祭禴亦不得祭

社至二千五百家為州州長乃得祭社鄭駁五經異義亦云二千五百家為社此鄉遂之制也都鄙民居不如鄉遂之密其設社異於鄉遂司徒職云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此都鄙居民之法大約一甸五百家有奇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當設官以為之長則當立社論語千室之邑是大邑則五百家為小邑郊得設官可知若一邱之小不必即設官也郊特牲云唯社邱壘共粢盛壘當作甸古甸與壘通惟甸有社故邱甸共粢盛也五百家立社已五倍於鄉遂若謂百家得立社何與鄉遂大相懸絕乎恐未必然至於里社在鄉遂不在都鄙其制始於秦古未之有也一里二十

五家即得立社是民自立社也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鄭志亦謂此秦社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今引秦里社以解古之置社未免混亂萬充宗因謂庶民得祭社不知古者成羣置社庶民固得與其祭事而不得主其祭大宰職云以八則馭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祭祀莫大於社矣論語子路使子羔為費宰曰有社稷焉是祭社必官長主之可知郊特牲云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單出里以鄉遂言下文邱壘共粢盛以都鄙言國人畢作則統言之注疏非也餘亦未明晰未嘗言民自祭社也萬氏又謂左傳書社即里社江慎修考楚昭王欲以書社七百封孔

子亦以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說亦非左哀十五年傳齊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賈逵杜預注皆云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此萬氏江氏之所

本不知凡言書社者皆都鄙之地

載籍稱書社不一大戴禮云通其四疆教

其書社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千下衛又曰越王請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荀子齊與衛地必是邊鄙都鄙之民安有二

十五家爲里乎書社亦當是一甸之社社有長民生齒卽書名於社之長故謂之書社凡言書社幾百者皆謂幾百戶也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孔注云伯氏會邑三百家可以爲證若以二十五家爲一社五百社計一萬

二千五百戶齊與衛地未必如此之大楚昭王欲以一萬七千五百戶封孔子更未必然也一日周祀后稷以爲稷左昭二十九年傳云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與此略同後儒遂皆謂周以后稷爲稷不知社稷卑於宗廟稷更卑於社而后稷旣爲周之大祖推以配天乃又配會於稷以爲田神且使天下之人皆得祭之褻慢其祖甚矣此必非周時之制也蓋商湯以棄易柱至周武王又當以柱易棄迨東遷以降至魯襄昭之世王室衰微已甚列國不知尊王其國稷或有仍祀棄者故蔡墨云然要

於西周之典禮彼固未嫻也祭法一篇所言多不經亦未可信此大義所關不可以不審也一曰社稷卑於四望祭服希冕行三獻司服云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鄭據此故注禮器以三獻爲祭社稷不知大宗伯社稷列於五嶽之上曲禮以祭社稷次於天地其尊於四望甚明詳祭祀差等說司服之文有誤當作祭社稷五祀則毳冕祭四望山川則希冕後儒皆莫知其誤矣夫社稷大祭而說者舛誤甚多故詳考之以俟後之知禮者

卷九終

求古錄禮說卷十

周代書冊制度考

臨海誠齋金鶚

書冊之制歷代不同周之書冊皆用竹木其制度可考而知也鄭君注中庸云方版策簡也聘禮注亦云策簡也方版也蓋以竹爲之曰簡曰策以木爲之曰方簡一曰畢爾雅釋器云簡謂之畢郭注云今簡札也學記云呻其佔畢鄭注云吟誦其所視簡之文是畢爲簡也簡又曰牒說文云簡牒也簡又曰籥說文云籥書僮竹管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管廣雅云籥管箛也少儀

云執筴籥尙左手筴爲著籥爲占兆之書故筴籥連文

鄭注云籥如笛三孔龜筴之筴與羽籥之籥連文爲不類矣書金縢云啟籥見書書

者占兆之辭籥所以載書故必啟籥乃見書也

馬融注云籥開

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竝同不知籥者啟鍵之器可言啟鍵不可言啟籥且當是時惟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不與焉無匱則無鍵又安用籥近王氏伯升曾辨之是籥卽簡漢時則曰筴曰籥

也簡與策不同左傳孔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

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本作冊象其編簡之形是簡與

策異然編簡爲策則策卽是簡故鄭君以策爲簡也釋

名云簡閒也編之篇篇有閒也又簡一名札釋名云札

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是諸簡連編者亦名爲簡蓋

對文則簡與策別散文則簡與策通也方一曰牘說文

云牘書版也論衡量知篇云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

墨之跡乃成文字斷木爲槧枿之爲版力加刮削乃成

奏牘此簡策用竹方版用木之證也古者用策用簡牘

之別以文之多少而異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

及百名書于方鄭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自秦以後始稱字

杜預春秋序云諸侯各有史官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

牘而已孔疏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廣於簡

可以竝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

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如聘

禮記所云是也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  
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  
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  
是也案策與簡牘之異杜預所言與聘禮記不合事雖  
小而其文多不可不書於策事雖大而其文少亦可以  
書於簡夫弒君大事也而崔杼弒莊公南史氏聞太史  
盡外執簡以往是知大事未嘗不書於簡也大事可書  
於簡則小事亦可書於策矣六經文字一皆在策蓋其  
文旣多必須編簡爲之初不以事之大小而有異也史  
記云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絕易旣編而成策則諸經

可知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  
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襍寫經史可見六經皆  
編而爲策矣簡策長短之度說者不一蔡邕獨斷云策  
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孔冲遠春秋疏云鄭玄  
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  
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  
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與六經異也士聘禮賈疏鄭  
作論語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  
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賈孔之言長短大  
異竊謂孔疏是也漢書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



尺竹簡書法律也

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

鹽鐵論云二尺四寸

之律古今一也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錄則律書之簡亦必以二尺四寸言三尺者舉大數耳鹽鐵論謂古今一也則周之律書亦二尺四寸可知律書既二尺四寸則六經之策亦必以二尺四寸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二尺與二尺四寸相近蔡邕言策長二尺與此所得竹書二尺合是皆以漢尺言之漢尺大於周尺二尺約當周之二尺四寸也孔沖

遠謂簡容一行字鄭注尚書云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

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

古文在中秘者謂之中古文

校歐陽大小

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容字有多少然要自二十字以上大約以三十字為歸周之一尺二寸當今九寸六分恐不容三十字周之六寸當今四寸八分孝經之策毋乃太短乎且彼謂論語策三分居一又謙焉若六經策一尺二寸論語三分居一當為四寸四寸當今三寸二分其短尤甚矣論語一簡容八字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錯簡可證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又一證也若三寸二分豈能容八字乎今觀賈疏論語策實是八寸以三分居一推之六經策當二尺四寸孝經當一尺二寸與孔疏合二疏同引鄭君論語序不應有異然則賈疏尺二寸三字必是二尺四寸之譌可知矣此後人傳寫之譌非賈氏所引誤也論語策八寸容八字六經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其制自合大約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宐小又一簡止容一行則字體更不宐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策每行亦不拘字數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矣此由字體有繁簡

繫者宐疎簡者宐密總欲其點畫之明析而已方版之制長短未聞然其所書自百字以下或爲五行每行二十字或爲四行每行二十餘字則其長亦當有二尺餘其廣大約五六寸若二三行者其廣不過三四寸有長方形故謂之方非必正方也至於書字亦以筆墨筆自古有之非始於蒙恬也蒙恬始用兔豪耳詳筆考若有不當則以刀削去之更書他字此皆可考而知也

### 宁考

宁爲古之治朝大禮所在而從來解者皆失之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閒曰宁孫

炎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郭璞注不言門內屏外但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引爾雅李郭二注解宁字又云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此數說皆以宁專屬人君釋名云宁佇也將見君所佇立定氣之處也此則以宁專屬人臣案爾雅以門屏之間釋宁謂門之外屏之內其地皆為宁則宁兼君臣矣宁與箸通

齊風俟我于箸乎而毛傳

云門屏之間曰箸集韻引詩作宁是宁與箸通也

左氏昭十一年傳云朝有箸

定杜注云箸定朝內列位常處此叔向為單子言之箸

定意屬人臣故杜解以列位周語云大夫士日恪位箸以儆其官此明以宁屬人臣蓋宁之義取於佇本屬臣言而人君視朝亦立其位亦可謂之宁故宁兼君臣凡視朝臣必先入佇候君乃出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先言臣入後言君出是臣必待君可知論語記孔子在朝先言與大夫言後言君在又其明證然則朝之禮臣必佇立以待君君不佇立以待臣此君尊臣卑君逸臣勞古今之通義也諸侯之朝且然

玉藻論語皆言侯國

之況天子乎孔疏謂天子當宁而立以待諸侯之至誤矣雖天子於諸侯似有賓主之義然尋常賓主相見亦

必賓先至門外佇候主人乃出迎賓況君臣乎孔說大  
謬而邵二雲爾雅正義引其說且云諸侯未集天子佇  
立於此何其不察乎釋名謂臣將見君而佇立其義自  
當然宁實兼君臣而乃專以臣言失之矣爾雅門屏之  
閒謂之宁文承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三  
句所指各不同兩階句指君言郭注人君南中庭句指  
臣言郭注羣臣之列位也門屏句則兼君臣言次第最爲分明解  
者徒據曲禮天子當宁而立之文宁屬於君又當宁與  
當依對依在牖戶閒負依爲當依則當宁亦必負宁故  
釋宁爲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其地在正門內兩塾閒君

出門外而負之也殊不知宁之義取於人臣佇立待君  
左傳箸定國語位箸皆明言人臣豈可以宁專屬人君  
乎當之義不一有以負之爲當者天子當依而立是也  
有以鄉之爲當者鄉射當階北面揖是也有以居其中  
爲當者天子當宁而立是也宁有南面北面東面西面  
之位治朝之位見周官司士詳朝位考君南面正居其中是謂當宁豈  
必負之而後爲當宁乎邵二雲亦謂當宁猶當依因爲  
之說云諸侯旣集天子出至屏外負屏而立其上文云  
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夫屏旣在門外不可近門而  
天子又出至屏外是距門頗遠天子立于廷中矣豈有

此朝儀乎天子屏在路門外其說本于曲禮孔疏疏云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不知屏所以塞門若遠于路門而近應門何得謂樹塞門乎既近應門則為應門之蔽是內屏非外屏也豈不自相矛盾乎若近路門則臣之北面者為屏所障矣邵氏知二說之不可通故創為王出負屏之說要之亦不可通也司士云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是皆與門切近王之位必更在其北蓋在闕外當兩塾之間門內外皆兩塾此外塾也羣臣初各佇立其位及王出乃同至中廷先後分班序立再拜稽

首經不著臣拜之文夫君且揖臣臣豈可不拜君朝則必拜以是為人所共知故不著也後儒乃謂治朝不拜不亦拜畢各復其位司士乃詔王出揖此時王當立

於門外雷之外離門不過數步司士云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可知王出離門矣

然王族故士等位迫於門則王亦不必遠於門而揖之矣豈有遠立於屏外者乎夫

治朝雖無堂而既於門為朝其制亦必與堂相似門側

有塾塾有堂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注夾門堂堂之高雖無九尺亦

當有階約三級或五級中間之地不與兩旁堂高相等

然亦必高於平地望之有若堂然其下為廷說文廷朝中也亦

若路寢庭然朝之初王在兩塾之間羣臣拜於其下亦

拜下之義所以正尊卑之分也既而王降而揖羣臣所

以通上下之情也朝與覲不同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朝禮則下而揖羣臣春日朝而秋日覲始亦取溫肅之義也然朝雖異於覲而遠出立於中廷降尊太甚必無是禮矣且曲禮所謂當宁之朝乃諸侯來朝者先位于此以通姓名詳朝位考後乃入廟行覲禮其朝與常朝不同諸侯不拜王亦不揖其位但在闕外兩塾閒竝不出外霤而謂遠出至屏外則尤妄矣李巡謂宁在正門內兩塾閒正門卽應門也孫炎謂宁在門內屏外此門字蓋亦指應門然周官司士朝位明言路門而謂宁在應門內兩塾閒其亦誤矣諸侯宁位亦與天子同焦氏

循羣經宮室圖云天子宁在路門外屏內諸侯宁在路門內屏外此其說亦誤宁爲君臣朝位之地屏近於門路門內屏外爲地無幾何以爲朝位乎鄭注司士明言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未聞朝在路門內之兩塾閒者也若謂人君先立於此以待羣臣之至此又必無之禮也謂天子宁在路門外屏內此卽孔疏之說上已駁之故此不駁江慎修駁孔疏之誤謂天子屏在應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江云天子以應門爲正門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宁則在路門外然如其說則門屏之間謂之宁惟諸侯可言若天子屏在應門外而宁亦在路門外則非門屏之間矣諸說皆與經不合總之泥於天子外

屏諸侯內屏之說故皆不可通不知此二句本非經文  
出於禮緯及荀子未可據也竊謂天子諸侯皆內屏詳廟  
寢制度考及屏考所謂門屏之間謂之宁者路門之外屏之內  
也屏必設於正門天子在應門內諸侯在雉門內所謂  
樹塞門也如此則與經無不合矣

碑考

宮廟設碑之所先儒皆無確解鄭君注聘禮云設碑近  
如堂淡士昏禮疏云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李如圭  
儀禮釋宮從之敖繼公則謂碑居庭東西南北之中鶚  
案二說皆非也士冠禮設洗南北以堂淡若設碑亦如

堂淡則洗何不曰南當碑乎鄉射設榻于中庭南當洗

若碑亦當洗何可以設榻乎即或榻稍北於碑而榻之

南司馬所有事鄉射禮云司馬當榻南北有碑則礙矣

是知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者非也聘禮云饗飪一牢鼎

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鄭注鄉飲酒禮云堂邊曰

也廉此內廉謂西階以東之東面北上上當碑上謂脚鼎也陪夫曰階前則其地

必近階鼎設于此而當碑則碑之近階可知若碑遠在

中庭指南北之中豈可謂階前乎公會大夫禮云若不

親會使大夫以侑幣致之庶羞陳于碑內賈疏云庶羞

本合在堂庶羞本在堂今宜近堂故於碑北若碑在中

庭則庶羞與正饌相去甚遠有是禮乎聘禮又云君使卿還玉于館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凡言聽命其地必相近如郊勞之時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賓與勞者相授受其近可知矣醴賓之時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是賓與公皆在堂其近又可知矣蓋必相近乃可以聽若碑遠在中庭大夫升堂致命鄭云將南面致命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賓何以於碑內聽命乎大夫之庭聘禮記卿館于大夫故知為大夫之庭當有四十餘丈詳廟寢制度考半之得二十餘丈堂上之言豈得聞乎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

西階升受鄭注云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下謂階下彼言碑內此言階下碑之近階明矣故還玉之時賓聽命後升受圭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碑與階相近斯得授之也又上文云醴醢百饗夾碑十以為列醢在東米百筥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鄭注云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夫百筥之米既在中庭安得復有百饗之醴醢設之於此碑不在中庭又甚明矣敖氏謂中庭乃東西之中其南北之節宜於庭少南以此米從餼者也餼二牢陳于門西不知禮經一書凡中庭以東西之中言者必明其南北之節如鄉射設榻于中庭南當洗



士喪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右是也若南北之中則

不明其東西之節經文第言中庭者皆南北之中也詳中

庭解此但云米設于中庭其為南北之中可知也門外米

禾從生牢餼生牢也中庭筥米從外牢飪一牢腥二牢皆外牢也生牢外牢見掌

客凡從者必在後此所列庭實皆北上是筥米從外牢

無疑生牢在門西而筥米在中庭居生牢之前安得謂

筥米從餼乎且門外有米禾薪芻已從生牢而設又有

百筥之米從之而外牢絕無一米此何義乎鄭注云大夫饗餼之

禮米禾皆視外牢賈疏外牢三故米禾皆三十車然車數雖視外牢而設於生牢之後則從生牢矣筥米

既從外牢則設之宐與醯醢相近而在庭南北之中可

知也米在中庭醯醢夾碑碑在中庭之北又何疑乎然

非三分庭一在北又當近于階閒則其地可由此推竊

謂設碑之所蓋四分庭一在北也如是鼎之列于階前

者可以當碑而聘賓在碑內亦可以聽命鄉射設楅亦

自無所礙矣抑又考之鄭注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

引陰陽也朱子云引當為別天子庭深五十四丈有餘若碑設

中庭與三分庭一在北人在堂上視日景亦不審矣碑之

制卑大約不過五六尺若當夏至景不盈尺未可遠視也祭義云君牽牲麗於碑周

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自

射其牲此牲繫於碑碑當有孔天子自堂上射之必主於中

若碑設中庭與三分庭一在北亦不易中矣惟四分庭

一在北設碑則可以視日景亦易於射牲矣又考古人

堂與庭皆分為五節堂自外而入一堂廉鄉飲酒禮設

二當阿土昏禮賓升西階三楹間土昏禮授四中堂聘

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五戶牖間鄉飲酒賓席戶牖

鄭注云中堂南北之中也依亦庭自外而入一門東門西三分庭一在南昏禮

在此三中庭四三分庭一在北五當碑兩兩相比自無

不合然則四分庭之一而北設碑亦其宜矣夫中庭為

南北之中又折其中而設碑無在而非中也且堂之中

閒所設有二戶牖間有依東楹有楹是也庭之中閒所

設亦有二門內有屏階下有碑是也四分堂之一而北

設依此以堂與四分庭之一而北設碑其地相類賓即

席于依前南面爾雅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展展與依

南面鄭注戶牖之間謂之依是自天子以至于士皆有

依天子惟畫斧文為異耳戶牖間又謂之客位鄉飲酒

賓席戶牖間南面主人聽命于碑內北面大夫還玉于

是客位在此也主人其事亦相類此皆古人制度之不苟者也

### 滄浪三澨考

禹貢滄浪三澨解者多繆禹貢之例二水相合曰會相

越曰過一水而別其名曰為滄浪言為而不言會言過

則是漢水之變名非他水入漢可知也凡地名山名曰

至如至于龍門至于華陰至于荆山至于大別皆山名也至于大陸至于東陵至于澧皆地名也水名

曰過如過九江過洛汭過漆沮皆水名三澨言過而不言至則是水名

非地名可知也史記索隱引馬融鄭康成尙書注皆以

滄浪爲夏水水經云夏水出江津于江陵縣東南又東

過華容縣南又東至雲杜縣入沔沔水卽漢水雲杜縣今爲沔陽州酈

道元注云鄭玄注尙書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劉澄之

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夫夏

水出于江自江而注漢乃江之支流非漢水之變名與

經文爲字不合班孟堅漢書地理志備載古文尙書而

於南郡華容下但云夏水首受江東入沔不言古文以

爲滄浪是夏水非滄浪也然夏水入漢之後漢亦稱夏

地理志謂漢水之尾變爲夏水左傳有夏水卽漢水也而經文以

爲滄浪然則夏水入漢之後亦可稱滄浪矣襄陽縣志

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童承敘謂漢水至濁與江湖

水合其流始清孟子載孺子之歌言滄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我纓是漢水有清時必在江水入漢之後可知胡

朏明云滄浪者漢水之色也說卦震爲蒼葢竹言其色

青漢水似蒼葢故有滄浪之名李太白襄陽歌所謂漢

水鴨頭綠是也詳滄浪之名而滄浪之所在更可得而

定江水入漢在今沔陽州則自沔陽州以東至于大別

漢水皆爲滄浪水沔陽州去楚都江陵甚近故屈原旣  
放見漁父歌滄浪之水蓋原此時尙未遠去也張平子  
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  
傳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此可見滄浪卽漢水  
又可見滄浪近於江陵其在今沔陽無疑矣馬鄭以夏  
水爲滄浪  
夏水固近在楚都南然未入漢之先但可謂之江水不  
可謂之漢水而平子南都賦謂流滄浪而爲隍是楚國  
江水爲酈道元于水經漢水過武當縣東北注云縣西  
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千齡  
洲是世俗音譌字變括地志因謂武當縣有滄浪水張  
守節史記正義亦引用其說一統志諸書無不從之閻

百詩胡朏明長於地理亦莫不以爲然今案此說其不  
合有五滄浪本卽漢水故曰爲乃以洲當之洲是水中  
可居之地見爾雅  
釋地顯與經悖一也千齡本非滄浪何得  
強爲傅會二也武當屬南陽郡今爲均州去楚都江陵  
約三四百里平子南都賦何謂以滄浪爲隍三也旣遠  
楚都漁父見屈原何以歌此四也江水未入漢漢水至  
濁何以有滄浪之名濯纓之歌五也其誤明矣葉石林  
不知其誤又泥看經文之字謂滄浪地名非水名禹貢  
水之正名不可單舉者則以名足之黑水弱水是也非  
水之正名而因地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

閻百詩善其說不知山水以二字爲名者其上必加之  
字屬辭之體也如山海經云嶓冢之山嶓冢亦豈地名  
乎以地名水禹貢初無此例也至于三澨馬融鄭康成  
王肅及偽孔傳皆以爲水名惟水經載於釋地謂地在  
郟縣之北史記索隱亦云三澨地名在南郡郟縣北夫  
以三澨爲地名旣與經文過字不合而謂在郟縣北亦  
復不確考郟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其北卽  
襄陽縣東境而滄浪在沔陽與襄陽相去約三百里漢  
水必先至襄陽後至沔陽今謂三澨在襄陽界則經文  
過三澨當在滄浪之先

酈道元因三澨在郟縣北故注滄浪于武當而不知三澨不在

此是亦不合者也京相璠謂南陽涇陽二縣之間涇水  
之濱有南澨北澨涇水遠在襄陽之北其說亦繆鄭康  
成劉澄之皆言在竟陵縣界索隱云今竟陵有三參水  
俗云是三澨水竟陵漢志屬江夏郡今沔陽州漢川縣  
地東有涇水面有漢水而此水參于其間故名三參水  
三參水在沔陽州之東漢水至沔陽爲滄浪水東至漢  
川縣之南過三參水與經文合鄭說是也胡朏明以爲  
三澨當在郟縣之北非在竟陵其亦考之不詳矣

### 湯都考

湯都說者不一漢書地理志於偃師注云湯都書帝告

序湯始居亳鄭康成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伊尹冢皇甫謐云亳今梁國穀熟縣閭百詩據後漢志梁國虞縣有桐地有桐亭謂太甲所放應在于此虞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旣攝國政復時時往桐訓太甲若偃師去虞縣八百餘里則不能矣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穀熟卽南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鶚案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亳眾往爲之耕則其地甚近可知考葛國卽今寧陵在商邱西六十里固甚近也若湯居偃師相去甚遠豈有使其民往爲葛耕之事皇甫謐帝王

世紀力辨偃師之非最爲詳明然則謂湯始居亳在偃

師者誤也且桀都實在今河南府洛陽詳桀都安邑辨偃師在

洛陽東北七十里湯都必無與桀都同處之理況桀與

湯戰于鳴條見汲郡古文鳴條在今開封府陳畱西北亦詳桀都

辨陳畱在偃師之東桀豈越湯國而與之戰乎是湯始

都必不在偃師而在穀熟明矣又案書言盤庚遷于殷

而有復我高祖之言高祖謂成湯是成湯曾居殷也書

序云盤庚治亳殷孔傳殷亳之別名史記殷本紀云盤

庚自河北渡河南居西亳立政三亳皇甫謐以爲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

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其說是也南亳北亳皆在今彰德府商邱縣是二亳可通爲一皆爲湯之國都亳殷對

此而稱西亳則康成謂西亳卽偃師張守節史記正義此可稱東亳也亦謂偃師湯所都盤庚亦從居之然則湯都又在偃師明矣夫惟西亳偃師別有殷名若南亳穀熟未聞有名爲殷者商自盤庚遷殷以後國號始改稱殷而周人稱湯亦多言殷湯蓋以湯嘗居殷故亦可稱殷不然但當稱商湯不應以後代之號加於先世也是謂湯終居穀熟而不都偃師者亦誤也蓋湯未滅桀之先始居穀熟及滅桀之後乃遷居偃師然居穀熟之時尙爲諸侯其國非帝王之都迨卽天子之位而居偃師則惟偃師可爲湯都故班固不以湯都注於穀熟而特注於偃師也

夫洛陽爲天下之中嵩嶽在焉王道貴于建中宐中天

下而立故禹初都陽城詳禹都考周成王亦營洛邑爲東都

湯之都偃師其以此乎堯舜皆都冀州禹亦終都冀州

高御下象北辰之在北也且堯時洪水泛濫舜禹水患初平皆宐居高地也又帝王之都皆近于其所由興堯初爲唐侯唐與平陽皆在冀州故都平陽舜初居虞蓋卽今虞鄉與蒲阪近故都蒲阪禹始封陽翟與陽城近故都陽城然禹之生當在冀州今山西有夏縣晉陽亦有大夏之名或禹生于此後因以爲國號故又遷都晉陽旣不忘其所由生又以受禪于堯舜宐從堯舜之所居也湯以先世居南亳偃師亦有亳名又同在豫州且居天下之中穀熟地偏于東又不得嵩高以爲中嶽故

不終都于此然當夏桀未滅之先偃師方爲桀所據安得爲都迨旣滅夏斯可遷居之也其不卽居桀都而別

爲都者王者更姓易物必易其所都之地以示更新故  
歷代帝都皆不相沿也鄭君解盤庚五邦謂湯始居商  
邱其後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是爲五  
邦馬融王肅說並同商邱卽指南亳亳則指西亳其釋五邦固  
非五邦必皆言王都又皆必遷居謂五遷其邦也湯居商邱非王都又沿上世之舊不得謂之遷僞孔傳不數商邱而數盤庚遷殷明與先王二字刺繆案汲郡古文祖乙自耿遷于庇南庚遷奄則囂相耿庇奄爲五邦路史主此說此五遷在成湯之後盤庚之前其說自確孔冲遠謂竹書不可依非也而謂湯自商邱遷于西亳則得之矣第解書帝告序湯始居亳以亳爲西亳亦爲未當此始居亳當是南亳穀熟今爲商邱縣商邱蓋因上古之稱左傳言闕伯居商邱主大火大

火爲宋分野今之商邱宋地也又言相土居商邱相土契之孫是契封于商卽商邱也書序帝告卽帝嚳謂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指帝嚳是帝嚳本居亳也亳卽商邱商邱其本名後改稱亳也蓋帝嚳始都商邱及堯卽位都平陽商邱遂虛帝嚳之子闕伯與弟實沈不相能堯乃遷闕伯于商邱見左昭元年傳遷之者封之也卽以先王之地封之也闕伯長子故封以先王之地實沈季子故別封于大夏其後舜封契于商卽因闕伯之地左傳云商人是因商邱地名商則國號也至相土猶居于此厥後屢遷班固云商人屢遷前入後五自契至湯凡八遷也然未世本謂昭明居砥石路史謂上甲微居鄴其餘



不可考迨成湯始復居商邱從帝嚳之舊爰作帝告之書此時商邱別名亳矣亳卽商邱其非偃師甚明鄭以湯始居亳爲偃師是帝嚳之都契之封皆在偃師矣豈其然乎張守節謂帝嚳及湯皆都偃師因鄭說而誤也至于太甲放于桐鄭君但注桐爲地名有王離宮焉未知確在何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若然則太甲放處密邇王都伊尹自可時時往訓太甲矣閻氏何必專據虞縣桐亭而移湯都於穀熟以就之乎或據僞孔傳以桐爲湯墓之地引杜預梁國亳城中有湯冢謂

湯都當在穀熟然劉向言殷湯無葬處是漢時已不可知括地志云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其說近是杜氏之

說不可信也

漢哀帝時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得湯冢于汾陰亳縣北東郭歷代著諸祀典

其地在今蒲州府榮河縣案古人葬必近其居榮河去偃師稍遠湯冢未必在是卽使可信亦足爲湯都偃師之證若都商邱與榮河相去千餘里豈遠葬于是乎

天子諸侯屋有四注辨

鄭康成注三禮謂古者大夫士屋兩下天子諸侯屋四注此其說非也凡屋必四面有堂然後有四注故惟明堂有之路寢之制與明堂異書顧命有東房西房東序西序西夾可知天子路寢與大夫士同而諸侯無論矣

鄭君謂路寢明堂同制成王時尙因諸侯之制豈其然

乎詳明堂考考工記殷人重屋四阿鄭注以四阿為四注逸

周書作雒解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

有四阿似天子路寢有四注不知四阿非四注也夏后

氏世室殷人重屋皆為明堂明堂之制三代大略相同

雖稍有所異要皆四面有堂則無不有四注而云殷人

始為四阿可知四阿非四注矣考爾雅釋邱說言前後

左右之高又言偏高阿邱是高在于隅者也緝蠻詩言

邱阿又言邱隅可知阿邱為隅高也然則屋之四阿蓋

四隅檐宇曲而翻起有似於阿邱故曰四阿也大夫士

則謂之榮士冠禮云設洗直于東榮鄭注云榮屋翼也

說文云屋椽之兩頭起者為榮榮亦有四東榮前後皆有西榮亦然

是有四榮也各曲而翻起而不得謂四阿者榮之翻起不高

不若天子之屋椽題數尺翻起如邱阿之高聳也諸侯

之制雖高於大夫然亦不及於天子不得謂之阿燕禮

云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曰霤則不稱阿矣霤亦

謂之榮晉語云虢公夢神人立于西阿韋昭注云西阿

西榮也諸侯本不得稱阿而云西阿者春秋禮制不明

或混稱阿抑或僭天子之制也左氏成公二年傳宋文公卒始厚葬椁有四阿

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杜注云四阿王禮案喪椁象宮室諸侯不得有四阿則宮室無四阿可知矣

大記云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此諸侯亦稱榮之證鄭注謂獨言卿大夫非也又注燕禮云當東雷者人君為殿屋也殿屋謂四注之屋鄭蓋以鄉飲士冠等為大夫士之禮而皆云榮燕禮乃諸侯之禮而獨云雷因謂東雷為人君殿屋之制不知東雷非東方檐雷乃雷之在東南隅者即榮之別名也惟雷在東南隅故設洗可以當之若正東檐雷則洗必設于東堂下始可當之也今設于阼階東南安得相當乎且正東檐雷其雷甚長即設洗于東堂下當之亦何以為準

乎必雷為屋翼當之斯可為東西之節也雷之即榮明矣夫東雷既非東方檐雷則人君之屋非殿屋四注可知若是四注則東方西方各有雷應見於經矣鄉飲酒禮記云磬階閒縮雷此大夫士之南雷也而人君之雷在東西方者何絕不見於經乎大抵宮室之制自天子以至於士無不同者其等級在大小高卑不在形制之殊也鄭謂天子諸侯左右有房大夫士則東房西室其說之繆萬充宗江慎修輩既詳辨之而謂人君四注大夫士兩下尙未正其誤也近焦氏循羣經宮室圖則謂自天子以至于士屋皆四雷是下士之賤亦可上擬明

堂之制其繆妄更不足辨矣

天子登車於大寢階前辨

鄭康成注周官樂師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

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案曲禮云國君下宗廟鄭注

周官齊右引作下宗廟今本作下齊牛誤也下者下車也考宗廟在中門內

君不敢棄車而過宗廟之旁則棄車必在中門外矣曲

禮又云君子下卿位鄭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

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考朝位以治朝為正其位在

路門之外孔疏謂路門之內非也詳朝位考君不敢於此棄車則棄車

必在中門外又可知矣天子敬祖尊賢之心必不可與

諸侯有異諸侯必下宗廟與卿位天子從可知矣又內

朝亦有卿位是亦必下車然則天子登車必在中門之

外天子亦三門應門為中門未有在大寢之階前者也賈疏謂曲禮

國君下卿位諸侯與天子禮異曲禮孔疏亦云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注據天

子不得升降于階前此強為之解耳周官齊右云凡有

牲事則前馬鄭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曲禮云國君下

宗廟式齊牛夫王式齊牛與諸侯同則下宗廟更無不

同可知也鄭引曲禮之文固不以天子諸侯為有異矣

且大寢階前亦不可棄車而行何以言之爾雅云堂途

謂之陳別出於廟中路謂之唐是堂途在路寢之堂下

也小雅云胡逝我陳毛傳云陳堂途也考工記匠人云堂涂十有二分鄭

注云謂階前若今令甃疏云令甃今之塼也分其督

芻之脩以一分為峻也疏云中央為督脩謂兩芻上下尺數是堂途以塼

為之又中央峻起豈可以行車乎若不由堂途則與階

不相值何得云登降於階前乎又中門路門之內皆有

屏天子亦內屏詳路寢制度考及屏考爾雅云屏謂之樹舍人云以垣當

門蔽為樹見太平御覽屏是垣牆非可移去車何以過之乎

又路門外為治朝中門外為外朝詳外朝在庫門外辨朝雖無堂

亦必高於平地詳寧考豈不礙於車行乎況朝廷尊嚴之

地而以車馬馳驅於其上毋乃不敬之甚乎夫中門以

內其地既非可行車而敬祖宗敬大臣敬朝廷之心又

不可忽則登車必在中門之外明矣大抵古人習于勤

謹不敢怠安故視朝必立棗車必立中門之內不敢棗

車皆所以習其勤謹也若登車于大寢階前不亦即于

怠安乎呂覽正月紀云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

命之曰招蹶之機高誘注云招至也蹶機門內之位也

九經古義云士冠禮注闌門棗也蹶即棗也詩曰薄送我畿毛傳畿門內也畿與機古字通高注雖

未合呂氏之意亦可見門內不宐棗車矣枚棗七發本

呂覽作蹶痿之機蓋言務以自佚者將招蹶痿之禍也

曾謂古之聖王不知此義乎漢書叔孫通傳云皇帝輦

出房乃秦儀非周制也書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馬氏注云豐文王廟所在以將告廟不敢棄車而步  
出國門敬之至也亦勤之至也觀此大寢階前必無棄  
車之理矣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亦棄輿  
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  
也豈三代聖王反不如宋之帝王乎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是可知主人  
之車得入大門也又云君出就車車驅而騶至于大門  
上言君出則出門外可知下言至于大門則在中門之  
外可知此登車於中門外之證也周官司儀云凡諸公  
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此迎  
賓在大門外棄車在中門外可知大行人云上公朝位

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疾字

譌當作侯子男五十步立當車衡鄭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

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此天子饗會諸侯有車迎  
之禮詳天子迎賓考亦在中門之外可知也又一證也爾雅云

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

路謂之奔此自內而外一句遠一句門外者路門之外

也中庭者中門外之庭也大路者大門外之大路也博

考經傳人君皆無奔走惟有行步趨奔走者庶人之常

儀也諸侯大夫奔走惟在廟執事則然非常也庶人不得棄車奔走而已人

君中門以內不得棄車故路門外猶謂之趨趨非車也

而堂下之步更可知矣中門以外可以乘車故無步趨而有奔走蓋古者中門之外庶民皆可至也又一證也大戴禮保傅篇云太子過闕則下過廟則趨闕即象魏在中門是中門內不得乘車矣過廟則趨廟在路門外所謂門外謂之趨也宗廟之旁行必趨以致敬必不乘車可知此雖教太子天子亦宜然又一證也鄭謂天子登車於大寢階前其說無據蓋以經云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此當作行以采薺趨以肆夏蓋采薺爲歌詩肆夏爲金奏也樂師與玉藻皆誤惟大戴禮車亦如之意謂奏樂必在路寢庭車亦以采薺肆夏爲節是登車即在大寢階前矣又以尙書大傳云天

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右五鐘皆應故謂出登車于西階前反降于阼階前也不知行趨本屬人不屬車樂奏于庭亦惟行趨可用以爲節故玉藻大戴禮皆言人不言車也車馳驅於道路之中竝不奏樂而云車亦如之者以車之遲疾與人之行趨同亦宜與采薺肆夏相應非必車與樂相近而後可爲節也即人之行趨習于樂既久亦不必聞樂而自能中節不然迎賓于大門之外去路寢庭一里有餘豈復聞其樂乎人不必依于樂而可以樂爲節車可知矣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大馭馭玉路以祀祀

有在郊者不必皆在廟也又言凡則五路皆然五路之用豈必在宮中哉鄭注乃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其亦誤矣又天子出入升降皆必由阼階此一定之禮與撞鐘之左右義不相涉而謂升車于西階前降于阼階前抑又誤矣近儒如江慎修輩皆取鄭說以明治朝之無堂後學莫知其非故詳考而明辨之

諸侯祭服考

諸侯祭服先儒之說皆誤禮記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鄭注云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又注周官司服云諸侯非二王後

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賈疏云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衮冕餘廟亦玄冕或魯公用鷩冕二王後惟祭受命王用衮冕餘廟亦用玄冕案周官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注云衮衣五章裳四章鷩衣三章裳四章毳衣三章裳二章希衣一章裳二章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據此玄冕爲五冕之最下降衮冕四等降鷩冕三等夫天子祭先王用衮冕先公用鷩冕而諸侯祭先君乃用



玄冕相去懸絕此何禮邪二王之後卽公也侯伯與公  
宐降一等乃公得與王同而侯伯降於公四等又何說  
邪天子祭先公其服降先王一等而二王後祭羣廟其  
服降受命王乃四等又何說邪且古人最重祭服必致  
其文飾今乃服無文之衣以祭宗廟下同於天子之祭  
羣小祀其輕視祖宗不亦甚乎天子祭先王先公有別  
而諸侯槩用玄冕又何其無別乎祭義云夫人纁三盆  
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  
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旣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考工記  
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鄭注云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然則諸

侯之祀先其衣裳有黼黻文章

黼黻文章不專指繡於  
裳者鄭說未確詳冕服

考非一章之玄冕明矣又玉藻篇首云天子龍卷以祭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云端

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不知王者父事

天而兄事日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則朝日之服當與

祭天同故別龍卷而言玄冕此玄冕蓋卽大裘之冕也

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

東門之外注引朝事儀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

纁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

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  
教尊尊也此與郊特牲所謂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  
冕璪十有二旒棄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其  
文適合是知朝日之冕必與祀天大裘之冕同爲十二  
旒而服十二章矣舊說謂大裘之冕無旒其服無文大謬詳冕服考魯語云天  
子大采朝日孔晁注大采袞冕也大裘之冕亦謂之袞  
冕郊特牲謂被袞以象天是司服所其服十二章故謂  
之大采韋昭駁袞冕之說而引周官典瑞繅藉五采以解之非也此豈一章之玄冕  
乎若服一章與羣小祀同毋乃不敬天之甚乎聽朔之  
禮羣臣皆在明堂王宐服衮冕十二章方見尊卑等差

若同服一章之冕何以別尊卑乎夫然天子之玄冕非  
一章之冕而諸侯亦可知矣鄭君解諸侯玄冕以祭與  
王祭羣小祀之玄冕同非也孫叔然云玄冕祭服之下  
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然上文天子龍卷以祭指祭先言  
則諸侯玄冕以祭亦指祭先言可知若祭先亦用裨冕  
下文何以別言裨冕以朝乎此其說亦非也戴東原云  
諸侯尸服有弁冕之殊不敢一服裨冕冕爵弁之衣皆  
玄抑當云玄衣以祭乎果爾則諸侯之祭先且有服爵  
弁者下同於大夫矣大夫祭先服冠弁與爵弁同爲弁也有是禮乎此其  
說亦非也竊思司服之玄冕玄以衣之色言衮鷩毳絺皆以其衣

之首章為名是知玄冕之名 玉藻之玄冕玄以冕之色 以其衣無文而表其色也

言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正與此同冕服有六

而大裘之冕亦即衮冕故冕止有五通謂之玄冕其異

於裨冕者鄭注覲禮侯氏裨冕云裨之為言埤也天子

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

焉荀子注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卑此解未當是裨冕無大裘之

冕也諸侯朝天子所以辨等列其服必依命數公衮侯

伯鷩子男毳本鄭注此裨冕以朝也至於祭祀各在其國

不嫌於同其服宐降天子一等凡五等諸侯有出王之

廟者祭以鷩冕同姓始封之君得祭先王及二王之後

祭先王亦然祭羣廟則皆毳冕如此乃見其敬祖也其

祭社稷則希冕山川有在境內者亦如之祭羣小祀則

玄冕祭必冕服輕者不嫌與天子同也鷩冕毳冕同是

玄色之冕所謂玄冕以祭也禩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

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則諸侯祭於

己者亦當降於助祭於王矣諸侯裨冕以朝亦裨冕以

助祭公得服衮而自祭宗廟不得服之此其降殺也二

王之後雖可修其先代之禮而祭服亦不得與天子同

也夫惟諸侯祭服鷩冕毳冕既降殺於天子而諸臣助

祭卿希冕大夫玄冕亦得降殺之宐矣鄭謂諸侯祭用

一章玄冕則卿大夫助祭服皆與君同若如戴說大夫有不得冕而祭於公矣

祭祀差等說

古者典禮之官謂之秩宗以禮莫重於祭祭必有差等其次序不可紊秩之為言序也祭祀以天神地示人鬼為差而三者之中又各有差等焉天神以天為首次日次月次五帝五帝以黃帝為尊次太皞次炎帝次少皞次顓頊順四時也次星次辰星為五緯辰為二十八宿詳星辰解次司中司命次觴師兩師是為六宗本鄭氏說詳四類四望考次司民司祿周官天府云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鄭注謂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恐未然司民司祿皆天神猶司中司命也義詳四類四望考地示以地

為首次社次稷次五神亦曰五祀大宗伯云以血祭祭

云五祀五官之神此五祀列社稷五嶽之中必非戶竈等五祀可知五官之神句也祝融后土蓐收玄冥是也

五行氣行於天質具於地五帝屬次五嶽次四鎮五嶽

天五神當屬地故以血祭祭之次海與

嶽為尊餘以東南西北為序四鎮沂山會稽霍山醫無閭亦以東南西北為序詳四類四望考次四瀆四瀆以河為尊穆天子傳有河宗謂是為四望次

山川次邱陵墳衍原隰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

并山川為五地小宗伯言建國之神位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不及原隰然原隰與墳衍一類不應不祭也次戶竈中雷門井五祀月令謂冬祀行淮南子時則

夏火旺而祀竈冬水旺而祀井義正相對行則不對矣且五祀皆在宮中行非必在宮中也詳冬祀行辨次

四方百物之神百物生於地故人鬼以宗廟為首次高

為地示之屬

禘次先聖次先師先老大學釋奠所祭次先嗇先蠶先炊之類

次泰厲祭無主之鬼祭法天子七祀有泰厲七祀之說固非泰厲之祭卻宜有之統而等之

天地宗廟為一等日月五帝社稷為二等六宗五神四

望山川為三等司民司祿邱陵墳衍原隰高禩為四等

先聖先師先老為五等五祀四方百物之神先嗇先蠶

先炊之類及泰厲為六等一等至三等為大祀四等五

等為次祀六等為小祀何以言之五帝與昊天同稱帝

同服大裘之冕以祀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似當尊

於日月然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覲

禮言天子率諸侯拜日于東門之外又云禮日于南門

外禮月于北門外下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是禮日為祭

天禮月為祭地日月為天地之主矣又春分朝日秋分

夕月與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同占四時分居四郊可知

天地之下莫尊於日月矣周官掌次云朝日祀五帝則

張大次小次朝日在五帝之上日月尊於五帝明矣蓋

日月為陰陽之精五帝為五行之精五行自當次於陰

陽也鄭氏注禮器云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五獻謂祭四

望山川是社稷卑於四望不知社稷之尊非四望所可

等也大司樂云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

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此地示實該社稷在內否

則詳及山川而獨遺社稷無是禮也鼓人云以路鼓鼓社祭此社祭與神祀鬼享連文乃祭地之通稱大司樂以地該社鼓人以社該地彼此互見大族先姑洗咸池先大磬可知社稷尊於四望其證一也禮緯云社稷牛角握四瀆牛角尺其證二也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社稷祭四方此四方當有四望詳四望考是社稷次於天地豈四望所得駕出其上乎其證三也小宗伯大師與祭軍社使有司將事於四望四望卑於社稷可知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五嶽卽四望是四望次於五祀五祀又次於社稷社稷尊於四望甚明其證四也鄭

據司服四望毳冕社稷希冕故爲此說不知司服之文始是傳寫者互譌未可據也周官一經皆社稷尊於四望而司服獨不然何其自相矛盾乎夫天子大社祭九州地示王社祭畿內地示是亦祭地也故北郊亦通謂之社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仲尼燕居曾子問皆言郊社而郊特牲明言社所以神地之道社通於地明矣九州地示最爲廣大彼五嶽能與之爭乎則以社稷列於二等四望列於三等宐矣知六宗尊於五神者星辰多與日月竝列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星辰之尊可知魯語云天之三辰

民所以瞻仰也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地之五行即五神五神卑於星辰可知司中司命等亦為天神謂之六宗宗之為言尊也本鄭氏夏見曰宗注舜典言禋于六宗是與上帝同稱禋豈五神血祭所可比乎五神亦謂之五官其卑於六宗明矣知五神尊於四望者大宗伯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是五神在四望之上司服言社稷五祀戶竈等五祀不得與社稷並列故知亦五神也四望山川山川與社稷相去頗遠五神上與社稷並列四望下與山川並列尊卑判矣蓋嶽瀆不過能出雲降雨而五神掌五行造化萬物功用固自不侔也知六宗卑於宗廟者小宗伯云建國

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是宗廟與社稷並重月令云分繭稱絲效功以其郊廟之服是宗廟且與天地並重大司樂以宗廟之祭與圜丘方澤並列為三大禘本鄭注詳禘祭考此固三才相參之義也六宗雖屬天乃天神之小者

豈得先於人鬼之大者哉則以宗廟列於二等六宗列於三等宐也知司祿司民卑於六宗者此亦雖天神而不列於四類六宗則列於四類與五帝同兆於四郊其非同等明矣知山川尊於邱陵墳衍原隰者司服以山川與四望並稱大司樂言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次於四望之下是知山川與四望相近蓋名山大

川如西傾蟠冢岷山桐柏熊耳諸山涇渭伊洛泗沂諸水次於嶽瀆而非邱陵墳衍等所可及者故司服大司樂但言山川而不及邱陵墳衍等舉其重者也然覲禮言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祭法言山林川谷邱陵小宗伯言兆山川邱陵墳衍大司徒以邱陵墳衍原隰與山林川澤列爲五地則邱陵墳衍原隰與山川相次亦宐矣知高禘尊於先聖先師者高禘蓋先媒之神本鄭氏月令注始制嫁娶之禮者是卽伏犧氏也伏犧亦先聖又爲古帝祀之者所以求子爲萬世嗣續之計故祠以大牢於郊外天子親往所以重之也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

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云天子視學命有司祭先聖先師是先聖先師天子或不親祭其祭曰釋奠非重禮矣蓋先師爲古管令德之人教于太學者大司樂云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外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此樂祖卽先師也瞽宗爲周之西學詳學制考祭義云祀先賢

于西學先賢亦先師也先聖非古之帝王古帝皆配享五帝于四郊不祀于學大學所祀蓋如皋陶伯夷后夔伊尹太公之流是也先老爲古管之三老五更耆老必先祭之其祭之也釋奠于東序見文王世子其儀當與先聖先師同三者以先聖爲尊要之皆人臣也故祠之不以



太牢天子亦不必親祭

唐宋時祀先師孔子以天子禮樂至封孔子為王塑像服衮冕

殊為非禮夫子生惡僭王之人從而身當之神其安乎況塑像本夷狄之俗而可加于聖人乎明嘉靖時改為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之神其次於高禩可知矣知位庶合于古禮萬世不可易也

五祀卑於先聖先師先老者許叔重五經異義從古周禮說以祝融為竈神鄭氏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然則五祀之神皆卑矣月令謂冬祀行其說固非然行神實與五祀相等曾子問孔疏云祖道之祭委土為山伏牲其上使者為輶祭酒脯祈告禮畢然後棄車轆之而遂行輶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見月令注以

菩芻棘柏為神主見周禮注其牲天子用犬諸侯用羊

卿大夫以酒脯祭宮內行神之輶與城外祖祭之輶同

然則行神之卑可知而五祀之卑皆可知矣故五祀下

達于士庶人士喪禮云疾病行禱五祀是士亦得祭五

祀也然曲禮言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似士不得祭五

祀矣祭法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祭法言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庶人一祀又有司命泰厲等名皆不足信惟言庶人立一祀則可信也夫庶人

可祭豈士反不得祭乎意者五祀自大夫以下降殺以

兩大夫五祀士三祀

士三祀不可考然郊特牲云家主中霤淮南子言周先竈祭法言適土立二祀曰門曰行行不當列五祀之內門為宮室之要不可不祀然則士之三祀中霤也竈也門也行于夏

秋四時舉其二也庶人一祀當立于禮自合士疾病祈禱雖可

徧及五祀而非其正也士止三祀故曲禮略之而不言

豈全不祀乎若先聖先師先老惟天子諸侯祀之于國

學大夫士與祭而已月令文王世子所言釋奠未有

大夫士祭先聖先師于家者也今之士庶人多祀孔子關

禮惟祀竈為分所宜然又有土地之神即古之五祀可

祭于家中雷又言謂五祀祭于廟非也郊特牲明言家主

又祭法是難索室毆疫必在寢不在廟室神即五祀之神

戶竈必在家中而先聖先師先老不得祀于家尊卑

見矣知四方百物先嗇先蠶先炊卑於五祀者大宗伯

云以鬯享祭四方百物次于狸沈祭山林川澤之下其

卑可知鬯享謂鬯牲胸而磔之與凡祭用牲不同鄭注

以磔禳及蟄祭解之是也月令云春季春九門磔攘以畢

出土牛以送寒氣是磔攘四方皆有百物之神或有

為癘者故磔牲以禳之四方百物當以四字連讀小

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是磔禳為小祭祀

矣蟄祭饗農及鄧表噉禽獸其神最卑先嗇鄭氏以為

神農司嗇或以為后稷不知神農配享炎帝王者祀于

南郊后稷周之始祖推以配天又祀於社稷極其尊崇

何乃下就蟄祭與農及鄧表噉等竝列乎先嗇蓋神農

氏之時始教民稼穡之官司嗇則古之田峻也或以農為田峻

然田畷不可謂之農農蓋古之良農也八蜡之神皆卑八蜡一先嗇二司嗇三百種四農五

鄴表畷六貓虎七坊入水故祭以皮弁而下達於庶人

俾得與祭禘記云子貢觀於蜡謂一國之人皆若狂是庶人得與祭也蜡後而臘則

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通而言之皆蜡祭也蜡服皮

弁又服黃衣其禮之微明矣曾子問云天子崩既殯而

祭五祀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則平時五祀之祭有侑

與酢矣五祀有尸有侑酢其牲天子以特牛諸侯以特

羊卿大夫以特豚月令孔疏謂天子諸侯以特牛卿大夫特羊非也然則王祭

五祀必服玄冕司服云祭羣小祀則玄冕小祝掌小祀祀大喪及葬分禱五祀是五祀為小祀

也其服玄冕可知其尊於四方百物明矣郊特牲云燔柴于奧

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鄭注云奧當為爨孔

疏云奧者夏祀竈神其禮尊以老婦配之耳有俎及籩

豆爨者宗廟祭祀尸卒會之後特祭老婦無籩豆俎故

奧當為爨案老婦即先炊是先炊卑於五祀亦明矣先

蠶與先嗇一類皆可推而知也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

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天地日月五帝社稷

宗廟六宗五神四望山川皆有玉帛牲牲園丘祭天用蒼璧方丘祭

地用黃琮南郊祭天用四圭有邸北郊祭地用兩圭有邸日月用圭璧五帝合祭亦用四圭有邸分祭青帝青

圭赤帝赤璋白帝白琥黑帝玄璜黃帝亦黃琮社稷之玉未聞疑亦用兩圭有邸也宗廟用圭瓚玉爵六宗星

辰與日月同用圭璧司中等疑亦如之五神疑亦用青圭赤璋等而殊其度四望亦用兩圭有邸及青圭等山

川用璋邸射天子巡守用大璋中璋邊璋黃金勺以灌  
於山川此皆用玉者也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  
祀大神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是天地五帝宗廟皆  
有帛矣曾子問云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  
山川凡告用牲幣是社稷山川皆有帛矣鄭注大宗伯  
謂禋祀實柴橧燎三祀皆積柴實牲體或有玉帛燔燎  
而升煙是日月六宗皆有帛矣五神四望亦必有帛可  
知也牲則天地日月五帝六宗皆用犢社稷宗廟五神  
四望山川皆大牢五帝五神四望牲各  
如其方之色諸侯社稷山川則少牢 宐為大祀司民

司祿邱陵墳衍原隰高禩先師先老皆有牲幣司

司祿為天神必有幣可知文王世子云釋奠於先聖先  
師及行事必以幣則先老亦必有幣矣高禩祀於郊亦

必有幣 宐為次祀五祀四方百物先嗇先蠶先炊泰厲

等皆有牲無幣宐為小祀周官多言大祭祀小祭祀罕

言次祀惟肆師言次祀  
酒正言中祭 蓋次祀亦小祀也大司樂言六

樂分祀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但舉大祭祀而

言也鄭注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地示北郊及  
社稷案天神當更有南郊及司中司命觀師雨師

舞師云山川兵舞社稷帔舞四方羽舞旱暵皇舞凡小

祭祀則不興舞鄭注以四方為四望旱暵為雩是皆大

祭也故有舞小祭祀不舞則無樂是知大司樂六樂所

祭皆大祭祀也司服云祭羣小祀則玄冕此小祀亦兼

次祀上文所言社稷五祀四望山川皆大祭祀也是則

以周官全經考之而無不合者也鄭氏注肆師云大祀

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司中司

命觀師雨師山川百物其注酒正又云大祭者王服大

裘衮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  
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注司服又云羣小祀林澤墳衍  
四方百物之屬此數說者考之于經則多不合肆師言  
大祀用玉帛牲牲典瑞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兩圭有  
邸以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是日月星辰四望山川  
皆有玉豈非大祀乎何得以日月星辰五嶽爲次祀山  
川爲小祀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五嶽旣  
爲大祀而社稷五祀在五嶽上者何反列于次祀乎司  
中司命鸞師雨師與星辰爲六宗舜典禮于六宗在四  
望于山川之上此山川卽嶽瀆也與昊天同稱禋何得下列于

小祀乎鄭旣以宗廟爲大祭鷩冕以享先公獨非宗廟  
之祭乎何又以鷩冕所祭爲中祭也司服明言小祀玄  
冕則希冕所祭非小祀可知何乃以希冕所祭亦爲小  
祀乎司服注差善然林澤卽山川山川不得爲小祀也  
此鄭說之謬不可不正者也至于王之冕服亦有可得  
推之者祀天服大裘冕十二章祀地不服大裘其服亦  
必十二章日與五帝亦如之祭月服衮冕九章詳四類四望考  
祭六宗服鷩冕七章社稷五神服毳冕五章四望山川  
服希冕三章四等以下諸神皆服玄冕一章天神之服  
皆尊于社稷四望者以文莫大于天故致其文以象之

也享先王服衮冕享先公服鷩冕亦尊于社稷者以先王之尸服衮冕祭者必以衮冕對之先公之尸服鷩冕祭者亦必以鷩冕對之非輕社稷而重宗廟也若夫獻數則天神地示人鬼皆以差等為序禮器云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是祭以七獻而止無所謂九獻也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大饗以薦腥始當是五獻郊以薦血始當是七獻大饗謂祭先王鄭氏謂祭先王九獻王與后各四獻二裸朝踐饋獻酌尸王與后各一諸臣一獻然后不得為獻主雖九獻實五獻也外祭王后皆不與由此推之一等七獻二等三等皆五獻四等五等皆三獻

六等一獻一獻為小祀三獻為次祀五獻七獻為大祀也

卷十終

